

◎ 我國民對於東洋統一主義之感覺

〔阮伯卓〕

據前期統一論所敘沙露全權大人之演說。則大人正欲提倡東洋統一主義。以結合各個團體。而組成東亞之第二法國。然東洋之各個團體。非所謂我越南與高蠻哀牢三國耶。統一之謂者。蓋仁此三國各君其君。各國其國。謀內部之強盛。然後由保護政府爲之引導。使各國皆取同一目的。合力共濟。以與世界競生存之局。質而言之。卽所謂組織東洋聯邦之制。而此聯邦制則於內治上。自有各國之政府。其他外交上。國防上。則統自東洋聯合政府作主。東洋聯合政府者。乃聯絡各國之最高機關。其盟主權則屬於保護東洋之大法國是也。若是則東洋之大團體。可以堅穩不拔矣。若是則東洋統一之前途。可以井然有條矣。雖然欲求大團體之堅穩。必先求小團體之堅穩。欲求大團體之統一。必先求小團體之統一。譬如鄉焉。鄉之中有各族。各族之生聚繁衍長幼和睦。則鄉運昌焉。若夫各族中之人民。此渙彼離。秦越相視。而求其一鄉之和合。亦難矣。東洋者。猶之乎一鄉也。東洋中之各國。則猶之乎鄉中之各族也。保護政府者。其鄉長也。各國君主者。其族長也。欲其鄉之昌。則須使其族之聚。欲其鄉之昌。而鄉長得以執鄉政而命令焉。則須使其族之聚。而族長得以率族人而訓督焉。蓋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勢又有固然也。

彼夫高蠻與哀牢。可無庸論。余今請就東洋最重要部分之越南國而觀之。越南之人種。純是一族也。自本朝開基。統一南北。越南國土上之人民。亦曾受治於一尊也。以一族之人。曾受治於一尊。

(社說) 我國民對於東洋統一主義之感覺

百七十

之下。則有何分離之足云哉。然嘗見其情意每相隔膜者。蓋此隔膜之故。非由於種族之不同。言語之不同。而寔由政治之分歧。有以致之也。自南圻爲大法國之讓地。中北兩圻爲大法國之保護。而南圻人民與中北兩圻人民之感念漸相遠焉。自北圻與中圻保護之政策又異。而北圻人民與中圻人民之感念。又漸相遠焉。昔人有某語余一事。亦足見分離之結果。「有一中圻人來西貢營生。與南圻一村民坐談。彼村民問曰。君國內多有大法國人居住否。某中圻人驚問曰。然則諸君所居之地。屬於何國。與安南及大法有何關係否。某村民曰。我等乃姑刪笙〔南圻之新名稱〕人。安南與大法皆是外國。惟現時則有大法官該治我等耳。」嗟乎。同國之人而不能相認。何況聯絡情意。以圖公共事業乎。如某村人者。特不過蠢然無知之一小輩耳。然大凡天下事。無以連繫之。則離者愈見。其離。今日一步之分開。卽他日便有萬重山之間隔。安知此後北圻人之視中圻。不如南圻人之視中圻也。然欲打開此間隔之牆壁。想非徒以同心合力之口頭語所能爲功也。蓋在乎政府之處置耳。嗣來保護政府。整理國中各政。如鐵路之修築。航路之交通。近今又有商船隊之設立。大學堂之創造。凡事事無不欲聯合中南北。使經濟上。交通上。精神上。彼此都有切膚之觀念。而握手於一堂焉。雖然。此等種之聯絡。必有政治上之聯絡。而後可以成固結之團體。但政治上之聯絡。尙被限制於前此法越交涉上之條約。故此問題。非吾儕所能置議。吾儕惟有深望夫大法政府。及東洋保護政府。並我國朝廷。宜如何爲越南聯絡之前途。而主張通融之辦法耳。若夫以議論解決。則非吾儕之責也。吾儕今日惟感覺於全權大人所提倡東洋統一之主義。而竊爲東洋重要部分之越南計。則宜如何結合。以無負全權大人作成之恩。亦宜如何結合。以使東洋大團體。不因小團體之

分崩離析而難成統一之效耳。蓋東洋之強弱固有關係乎？越南之命運而越南之強弱又有關係乎？東洋之前途彼夫不同種不同俗不同言語之東洋三國我全權大人猶思連合而統一之以求此所以政治上之統一則望諸政府而意志上之統一則又當期諸我國民也。

夫意志當如何而後可統一乎以人心之有所統屬是也。若夫人心無所統屬則雖舉公共之利益以提醒之引導之使之同心協力以結成團體竊想團體之力亦未必十分穩固何也？國民之程度尚卑劣則常昧於公共之利益而好逞單獨之自由故民權之說法美唱之則強盛而他國唱之則敗亡蓋以其人民程度卑劣使無以統屬之則秩序自然紊亂也我國染亞洲之文明重在秩序向來以君主國體立國民意之代表國家之形影全在君主一人從古南北統一之時雖不若今日之賴有大法保護使政治日以昌明發達然國中人民同受治於一尊之下其感念愈深其親愛之情愈摯况我國君主雖爲專制政體然歷代帝王都本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之本領以君臨一國未至有施專制之毒如中國之秦皇隋煬云者此所以昔時政令一而意志齊不必言聯絡而自然聯絡也我南今日欲收復昔日聯絡之感情欲破近今障蔽之壁壘則宜有統屬之觀念而後可統屬者何人民宜回頭於一尊者是也。

雖然今日之越南而言統屬之義亦一難題也國有三圻而南圻則隸屬於大法故南圻之民意其所統屬者何在此非本論所可道及本論只以中北兩圻言之。

(社說) 我國民對於東洋統一主義之感覺

百七二

今縱曰保護政府欲爲我國施行一新政或改良一法律則必以安南之民意爲歸向而試從何等機關以覓我民之民意乎必然以我皇爲之代表也蓋我皇者人民之主宰也而朝廷者國家之樞機也有技師於此使用機器執其樞機處而整理之則機關全部可以旋轉如意若分開而用之大軸小軸不相連合何能使機關之一齊運動哉深思乎此故知我全權大人向來欲尊重我國之帝權贊助我皇以求改良國中之政治其用意蓋亦至矣夫全權大人處於民權大昌之國而建節吾土見我越南之國俗民情猶欲維持我國之帝權以爲我國聯合之計何況我等乃南國之臣民乎此吾所以勸我同胞如欲輸誠於保護政府者則最先宜輸誠於我國皇者是也夫同處於一國而無有國魂則其視國者如一逆旅已耳視國如一逆旅則凡此逆旅中之人來者往者可以秦越視何聯絡之必要故欲其聯絡必先招國魂而我皇者卽我國魂之所凝結也人人以國魂爲重不視國爲逆旅而必視國爲一族之祠堂必視我皇爲此祠堂中之主祀於是而胞與之懷切矣親愛之念生矣余故曰今日之欲求東洋之聯合者必先求越南之聯合而欲求越南之聯合者必人人皆傾向於尊君之義蓋尊君者所以聯合越南國而聯合越南國者卽所以聯合東洋而聯合東洋者卽所以盡忠於大法國也

雖然尊君二字亦當有高尚意義非尋常酬奉之見解也尊君者鞠躬盡瘁匡直輔弼以盡爲臣道而非是進諛獻媚之謂也尊君者乃同心協力從教奉令以盡國民責而非是歌功頌德之謂也今試以單簡之一語而釋尊君之義則當曰我國人欲尊君當如何以無辱國體爲要。(此段言國體乃國家體)

我國前此閉關辰代。凡國人之一舉一動。不直接於外人之耳目。故苟有過失。亦只對於法律。而得之罪。而國體之榮辱。無與焉。今則世界交通。凡國民行爲。彼此相形見绌矣。我安南人當如何。與人以可重而不與人以可鄙。如爲官者。必盡其爲官之資格。治理清明。苞苴不行矣。爲民者。必盡其爲民之資格。安生樂業。盜賊不起矣。爲士者。必盡其爲士之資格。開德牖智。拘墟不尙矣。以及於國中之各級人。無不盡其資格。以爲國家光。然則保護政府。必回思曰。安南民之人格。未嘗下於各國人也。安南人之缺點者。特不過文明學術之未普遍耳。若乘今日之機會。教育而栽培之。則將來之安南人。寔可與大有爲之民族也。於是而外報詆辱我之辭息矣。於是而外人疑忌我之心消矣。於是而保護政府見重我國人。信任我朝廷。而我皇上得以與保護政府相提挈。謀我國民之幸福。如是而謂君之不尊乎。無是理也。我亞洲之學說。有謂人子以揚名顯親爲孝。夫斗升之奉。雖曰孝也。而一生不能立得功業。以貽父母羞。此寔不孝之至。君者父也。臣民者子也。臣民之能盡其人格。爲國家光。卽臣民揚名顯君之忠也。今試有一子於此。晨昏之養。極豐溫清之奉。極備而一出門後。盜物於官府。毆人於道路。此不貽父母之憂乎。又譬如有一官於此。拜稽極其儀。歌頌極其誠。而於臨民行政。辰則賄賂公行。詞訟不理。致各報得因而唾罵之。此非辱君之命乎。此論者所以勸國人尊君當自重其人格始也。

夫吾人有感於統屬之義。最關乎我國聯絡之前途。吾人又知夫一盤散沙之越南。必不能協力同心。以謀公共之事業。爲公共事業。而求聯絡。爲聯絡前途。而求統屬。欲求統屬。莫若從君主方面。以維繫之。蓋尊君者。卽所以愛國。卽所以愛自己。寔關於保種族。謀國家。圖生活之計。而非僅屬於綱

(社說) 我國民對於東洋統一主義之感覺

百七四

常倫理上之維持已也。我亞洲日本素稱爲尊君之國。因此尊君一念而各幕府皆歸政於天皇。且加以明治皇有英明果斷之才。採用新人。勵行新政。仿效歐美。變法立憲。故纔於數十年間。而日本驟致富強之業。此可見我亞洲人尊君之有利於國。此其明驗也。暹羅國民。民智太低劣於我國。然只知服從於國王命令之下。且加以暹前皇之雄武。見世界交通之局。乃遊歷歐西。考察治道。聘外國名人。爲政治之顧問。聘外國武將。爲軍隊之教員。於是對內則新政採行。新律頒發矣。對外則商港大開。領事遍派矣。至今各國交涉場中。暹羅得爭一席。而丁此歐戰。暹羅又得與文明列國共握手於疆場。此則我亞洲君主之有利於國。又其明驗也。吾儕又見夫隣我之北。有某強國者。自帝政傾覆以後。以爲民權可自此而大昌矣。然今日此黨興。明日彼黨起。相爭相軋。了無已期。遂因此而演成國家危險之局。雖某國之人才。非不衆多。某國之國力。非不雄厚。而卒有此等之結果者。亦由人民程度之不歐美若。而遽破壞國中之秩序。所由致也。觀此可見統屬之義。秩序之維持。在我亞人現在之越南人。爲必要。夫民權自由。雖爲人類最寶貴之物。然此寶貴之物。非以無價值而得之。亦非以無價值而行使之。價值者。文明程度之謂也。故文明之國民。則其民權自由。由已而得。而其行使之者。亦有道在。若夫未文明之國民。則民權自由。僅屬於上人所恩賜之物耳。得此恩賜物。而不知使用。非惟無益。害莫甚焉。

雖則今日我皇上。亦已洞矚夫世界交通之運會。方欲隨宜通變。改良百政。以與保護政府表同情。以爲我國黎庶造幸福。雖則今日保護政府。亦已見我國上有長君。下則百姓。望治而思協。贊我帝權。整理一切。以結成我國良好之團體。然最要者。在我國之臣若民。宜如何乘此機會。

圖存不蔽。個人之私利而求全體之公益。不分畛域。以挾私見而聯意氣。以奉一尊。凡新政之已認之者。果則承行之者。力今保護政府。既知我國帝權之當重。而翼贊之。以期改革內治之政。我民豈可尙遲回觀望。而不早回頭於至尊者哉。

夫欲聯繫千萬億兆之人。使之成一結晶體。則須有最關係於人心之重要點。使千萬億兆人之魂。常繫結不解。然後其體質始固。譬之尊教家。十方教徒。生不同族也。居不同地也。然以其奉事一教主之故。則視之如骨肉手足。而親愛之念。未嘗間焉。又譬之尊教家。當深夜靜居。雖是無人之地也。然以其信仰教主之故。則凜然如上帝之在其上。在其左右。而邪妄之想。不敢生焉。由此推之。則可知我國今日欲聯合彼此之感念。挽回澆薄之世風。則當尊帝權。以使人心有所統屬之爲切也。夫現今保護政府。方執我手而示之以祖國之形影。保護政府亦尊重我國體。而欲我等得以保存民族之精神。然則我等宜如何砥德礪行。以不負爲帝世之民。思協力同心。以翼贊吾皇之治。使我國運會日以發展。而我同胞得以登春臺而安衽席。誠如是也。則我國雖未可驟期如歐洲各國之富強。然我國團體亦可以成堅確不拔之基礎。從是上有東洋聯合政府。提挈我越南國以與高蠻哀牢諸國。結成一大團體。爲東亞之第二法國。斯辰也。則對內生存之計。各國得以自治。對外保守之局。保護政府代爲之主張。以越南重要之材料。而築聯邦之基礎。以聯邦粧嚴之臺閣。而庇我越南之自身。東洋勢力之膨脹也。即我國之榮幸在是矣。我人今日又何所觀望。而不竭力聯絡自己。以贊助此東洋統一主義之成立乎。

◎ 文學 郊之研究

〔章民〕

一。發端

四。郊在本國之歷史

二。郊之義

五。本朝郊祀之發起及其沿革

三。郊在中國之歷史

六。國人對於郊之觀念

一。發端

洪範八政三曰祀。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我亞洲各國。凡奉聖賢之教。以爲國者。莫不以祭祀爲國之大典。而祭莫大於祭天。故王者受命而興。必郊祀天地。其禮之分合沿革。古今互異。南北有殊。而要其盡敬天尊祖之心。以爲行政臨民之首務。則一也。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又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若是乎。君也者。一國臣民之主也。而天則又爲君與民之共主也。天爲大而君次之。民斯微矣。微則勢不能不與最尊者間接。於是乎有君以直接之。故天子郊而告天。是不啻以自己對於臣民之任務及代表其臣民對於天之感情。以對越上帝。而上帝之錫福於君者。又不啻集萬民之福。以福之。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也。由是言之。郊祀云者。君之所以對於天也。亦即君之所以對於民也。對於天而自明。其能盡對於民之任務也。對於民而自明。其對於天而能達民之感情也。夫君之敬天。若是其至也。君之愛民。又若是其至也。民之於君也。視猶父也。其父敬愛之心。若是其至也。爲之子者。渾乎其若忘。茫乎其若弗知。是豈愛君之道耶。是豈敬天之道耶。郊之義大矣哉。故凡爲君之民者。不可不知也。

本朝受命以來。舉行郊祀之大典。百餘年于今矣。思昔列聖當重熙累治之時。在朝有碩輔儒臣。發揮古禮。以贊憲天之治。在野有縉紳先生。詠歌其事。蹈揚盛德。以治於民心。於是民與君與天之關係。藉以愈見。而郊之設。乃不爲虛文矣。今雖辰遷事異。而圓丘之儀。猶昔也。我皇上敬天愛民之心。猶列聖也。至若我南北臣民。對於郊之一事。問其有不渾乎。其若忘。茫乎其若弗知。如前所云者乎。雖曰勢殊。則情隔。日久則怠。生而亦由吾國人。對君對國之感情。日以冷淡。乃至并其所從出之天。而蒼蒼視之。國中之賢者。又不肯發明古義。以一爲提醒。遂使千百年來。最隆崇最有意義之大祀典。其旨閼而弗彰。嗚呼。是亦可憂也已。

今年爲我皇上御曆之三年。而恭行郊禮之第一次也。聖人事天。必誠必敬。壇壝之上。必有改觀。詩所謂濟濟辟王。髦士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可爲今日頌矣。一本社業派人入都恭瞻。以表觀光之念。另有紀寔一篇。登諸雜俎。而又博考古籍。草爲是篇。以質諸國中之有志於古禮者。我國民尊君敬天之念。或亦由是而油然以生乎。是則鄙人臨文。所爲注目結想。而欲有言焉者也。

二、郊之義

按周禮。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圓丘。丘在國之南。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丘在國之北。故圓丘曰南郊。方丘曰北郊。天地分祭。此古禮也。後世合祭天地於南郊。故只有南郊之名。南郊云者。壇在國之南五十里。司馬法五十里爲近郊。故謂之南郊也。

攷古經書之論郊者多矣。要之其說有三。(一)禮祭義曰。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春秋繁露曰。天子號天之子也。天子之不可不祭天。猶人之不可不食父。又

曰。天子歲首必郊以享天。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郊以告天。行子道也。此就事天之義言之也。二禮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此就報天之義言之也。三郊特牲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杜氏通典曰。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變化。聖人則之。故郊以明天道也。所從來尚矣。此就法天之義言之也。

郊之義大抵盡於此矣。今爲之溯其原因。尋其緣起。則又由於我東方古聖賢之學說及國家之政體而發生焉者也。夫亞洲古代之文明。與歐洲今代之文明。其相異之點。果安在乎。在於學說。在於政體。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此亞洲之學說也。人生而各有天賦之權。此歐洲之學說也。學說既異。政體爰歧。一則以君主爲有萬能之權力。而行專制。一則以人民爲有參預政權之資格。而行立憲。夫據亞洲之學說。以觀歐洲之政體。其不及於亂者幾希。然而歐洲各國之治。日進者何也。則法律之力也。國之元首。與其民同以法律爲保障者也。夫據歐洲之學說。以觀亞洲之政體。其君主之不濫用權力。以自取敗亡者幾希。然而亞洲之君主。多有長治久安者。又何也。則天之力也。君主雖位乎。人民之上。而寔則受治乎天之下也。吾於是不得不嘆我東方聖賢之學說之一何圓滿至是也。欽崇無辰。或忘恐懼。修省以期致福。故天命也。天道也。者不啻一畫。一之法律。以爲君權之限制也。且夫歐人非不尊天也。而其尊之也。屬於宗教上。若亞人之尊天也。則屬於政治上。且屬於國土。

全體上此又我亞人尊天之大義也。嗚呼淵乎微矣。

夫君主既受治於天矣。使其深居高拱而曰吾畏天也。吾敬天也。古之聖人以爲猶未足也。於是制爲郊祀之禮。王者之稟命於天。一若人子之稟命於父。而又齋戒卜吉。以重其事。蒼璧駢犧。以致其誠。被袞戴冕。以盡其敬。而後王者父天之義乃盡。乃可以克享乎天心。要而言之。古聖人之意。以爲思想上之尊天。尙屬渺冥。儀節上之尊天。乃爲明切。此郊之所由起也。夫既尊天矣。則其事之也。其報之也。其法之也。皆天子之所當有事也。郊之義大矣哉。

三、郊在中國之歷史

郊彷於何代。經無明文。史記言黃帝封禪天地。或卽郊之濫觴乎。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尊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郊見於經之始也。秦始皇旣卽位。祠四畤。獨廢郊不行。董仲舒以爲秦之亡寔由於此。夫天所以臨君也。秦爲天子而不尊天。則何所憚而不爲暴虐。暴虐則適以促其亡而已矣。漢高以不學之故。襲秦之陋。增祀五畤。至文帝始議郊祀。成帝始廢五畤。立南郊于長安。因變而罷。至平帝始復之。此郊祀復古之期。亦天地合祭之始也。漢光武建元元年築壇洛陽。告祭天地。而以高帝配。三代以下尊祖配天。寔肇於此。自辰厥後歷三國迄隋唐。大抵依漢舊制。而略有因革。至唐武后始有圓丘方丘之議。於是郊禮由合而復分。玄尊天寶元年。勅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於是郊禮由分而復合。宋初因唐之制。迨景祐中。乃行分祭。元祐中從蘇軾之議。復合祭如初。至徽宗而復分。又至高宗而復合。終宋之世。廷議紛紜。主分主合各有其說。主分祭者固以古禮爲重。主合祭者則以省煩儀養國力爲言。而亦未

嘗悖王者父天母地之義。夫事之有便於今而不戾乎古行之可也。而宋之儒者動必以數十萬言相爲辯詰。其流弊至於樹黨相攻。噫此胡爲也。明太祖以分祀天地揆之人情有所未安。洪武十年以天地合祭著永爲制。滿清因之而其議始一矣。

滿清既覆。民國成立。袁世凱爲總統。議行郊祀以復古禮。惟冕則去旒。以示天子與總統之別。夫中國旣爲民國矣。則與數千年來之學說之政體相左矣。而復行郊祀。不幾於南轅北轍乎。故當辰論者以謂復郊一事。乃袁氏之野心。以此爲帝制之嚆矢也。雖然袁氏之復郊也。袁氏之野心也。則誠然矣。若夫郊之爲禮也。所以尊天也。我亞洲古昔聖賢最高尚最靈通之學說之所寄也。國體雖有異。而天之當尊則無異也。郊亦何害於民國哉。郊又烏可廢哉。

四 郊在我國之歷史

我國與中國同奉聖賢之教。一切禮制。皆採自中華。鴻荒之世。內屬之時。固無可言矣。丁黎肇興。專尚佛教。先王典禮。付之沉湮。迨李英尊紹明十五年。築圓邱壇。圓邱之名。始見於此。而方澤之禮。則無所聞。不知其果依古分祭。而史闕之乎。抑合祀天地。而總名爲圓邱乎。是不可得而攷也。李時郊禮又有三年一大禮。二年一小禮之別。但所謂小禮中禮。亦無可攷。大抵我國三年一小郊之制。則兆於此矣。陳朝代興。文治武功。輝耀國史。而百八十餘年之間。郊天享帝之事。邈然無聞。儒者考古。每用慨嘆。胡漢蒼紹成三年。築壇於頓山。行郊祀禮。以獻爵時手顫酒瀉于地而止。吳午峯氏以爲漢蒼乃篡竊之姦。不可以事上帝。亶其然矣。黎祖平明寇。卽帝位。採用舊典。春首謁郊。聖尊定郊禮。以正月行事。歲以爲常。其後歷三百餘年。遵用而不改。世尊光興初年。莫僭未平。天子

蹕萬賴乃卽行在建郊壇崎嶇奔播之中猶不忘昭事之敬焉按黎初郊祀之制每年築壇正中天地位左右奉諸星宿列位至玄尊景治元年始營南郊昭事殿樑棟檻桷朱漆爲飭規模制度煥然一新蓋用明洪武間蓋屋之制而準之先王掃地而祭之禮則文質有間矣潘輝注謂其以事神祇之道事天則過於親而幾於瀆也

攷黎中興以後之謁郊儀注其足以發人浩嘆者一端則皇上御拜位在昭事殿庭而御拜位之左右又有王上及節制府以陪之是也皇上者黎帝也王上者鄭主也節制者鄭之親族節制水陸諸軍者也傳曰政由雷氏祭則寡人言政權雖失而祭權猶在也鄭氏乃并其君之祭權而鼎足以爭之嗚呼君臣之分不明甚矣尙足以事天乎

五、本朝郊祀之發起及其沿革

世祖高皇帝嘉隆元年設壇于安寧之野合祀天地以建元告是爲本朝郊祀之起點二年命禮部臣詳考郊禮酌議施行五年建南郊壇在京城之南卽今郊壇是也是年又命製造郊壇祀器聖人有作禮制大備蓋已一洗從前李黎簡陋之規而垂萬世之法矣自辰厥後神傳聖繼敬事之典固不率祖攸行至於儀文亦有隨辰增損今請分爲各條而略述之

一、郊壇之制嘉隆五年建其制分爲三成第一成圓壇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第二成方壇祀左大明、左二周天星宿左三風雨雲雷左四大歲月將右一、夜明右二山海江澤右三丘陵墳衍右四天下神祇第三成東南設燔柴所西北設瘞坎所第三成之外爲方壇遍植松樹壇外之左設齋宮以爲御齋之所明命二十年設青幄于第一成設黃幄于第二成蓋以常年郊祀每逢寒雨不便行禮故也嗣德二十四年初制南郊從壇棚至今沿用之

二郊祀儀注。嘉隆六年。初卜郊。先期欽天監以二月三吉日奏。正月中旬。命官卜之。郊前四日奉將銅人進內。候奉齋宿。郊前三日禁理刑名及屠宰。明命元年。初誓郊。郊前三日大會百官誓于太和殿。前二日。帝親告太廟。前一日。駕詣齋宮。至日。率羣臣行禮。皇帝服袞冕執鎮圭。詣圓壇。其圓壇捧尊二。與方壇分獻八。均奉簡派皇子皇親並大臣各冕服行禮。餘文武三品以上官陪祀于第二成階下。文五品武四品以上陪祀在第三成階下。文六品武五品以下均于輦路旁跪迎送樂。用九章舞用八佾。明命六年。諭凡駕詣齋宮日。傳集承天轄民設案跪而迎送。嗣德元年召四直並諸地方官來京恭候郊禮。十三年。帝以郊禮繁縟。勉強將事。恐或愆儀。乃參定遞年郊祀。帝親行初獻。皇親一攝行亞獻。大臣一攝行終獻。以是年爲始。謹案寔錄。嗣德十八年以後。凡遇郊祀。均命親藩大臣攝祭。帝質弱多病故也。

三郊祀日期。國初郊以二月明命間。帝諭禮臣。郊祭古用冬至。本朝以仲春卜郊。不知何義。遂改以三月。嗣德二年復舊制。以二月舉行。二十九年諭嗣後擇二月辛日行禮。而卜郊之禮停矣。按本朝受命以來。每年而郊。垂爲成典。建福咸宜間。猶用之。現制三年一郊。亦酌用宋明舊典。其改定此制。則自同慶三年也。

四升配之典。嘉隆年間歲以春月郊祀奉太祖嘉裕皇帝升配。明命三年奉世祖高皇帝升配。紹治三年奉聖祖仁皇帝升配。嗣德三年奉憲祖章皇帝升配。成泰三年奉翼尊英皇帝升配。奉我景尊純皇帝中興之功。與天同大。垂諸史冊。列聖有光。奉我皇上今年郊祀始行。升配此誠上足以表我皇上孝思之忱。下足以愜海內臣民之望矣。

六 國人對於郊之觀念

嘗讀聖祖憲錄。明命廿一年。郊前數日。聖體偶違和。憲祖辰爲太子。請改卜。帝曰。「夫君臨萬國。敬天法祖。勤政愛民。此四端不可或間。况爲民祈福。肇舉明禋。既有定日。何可更改。」準此以談。前所謂郊祀云者。君之所以對於天。亦卽君之所以對於民。非僻論也。我皇上臨御以來。與保護政府相提挈。凡厥百爲。孰不爲吾民計乎。今次郊祀。我皇諒已盡事天報天法天之誠。而爲民祈福之心。亦與聖祖而無間矣。我國民對於郊祀。宜如何觀念。以不負我皇之盛意乎。夫今日之吾國。比之祖尊全盛辰之吾國。則有間矣。當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會。而又位乎歐牙亞爪之衝。回顧國中。生計缺乏。民智幼稚。其進化程度。尚不及世界列強之萬一。岌乎殆哉。吾國在今日地球上之位置乎。然而幸矣。五十年來。吾已有自由博愛平等之大法國。以爲我之護命人。以爲我之向導師。吾可恃以無恐矣。雖然。此殆有天意焉。使吾國五十年以來。而猶歸然獨立也。其運命至今何如乎。此國中之智者。所不敢斷言也。乃早此五十年。而寄於歐洲強國之籬下。乃不遲此五十年。而落於亞洲強國之手中。寄歐洲強國籬下。而蟄龍猶有出地之期。落亞洲強國之手中。而幽篁永無見天之日。孰爲榮辱。孰爲禍福。此則國中之智者所能見及也。嗚呼。早而不遲。天寔爲之。吾於是乃深感夫天之福。吾國者至大也。吾於是乃深冀夫吾國之邀福於天者。猶長也。夫天心既如此。而皇上則體天之心。以爲心。我國民誠能曉然於天之心。順天辰。畏天命。而不違天以取戾。又能曉然於皇上之心。信仁保護。休戚與同。則今日我奉保護爲明師。他日保護必視我爲良友。鴻貉山河。千秋萬古。光而大之匪異人寄也。此卽所以仰答皇上也。亦卽所以仰答上帝也。夫郊所以祭天也。謂國民對於郊之觀念。毋寧謂國民對於天之觀念。我國民今日對天之觀念。亦若是則已矣。

(科學) 法國科學名家貝爾德奴傳

● 科學

▲ 法國科學名家貝爾德奴傳

科學之進步也。近百年來。幾若舉全地球之面目而一新之。吾人置身於今日之世界。千形萬象。奇奇怪怪。日出現於吾之眼簾。且駭異且感服。不意人類脆弱之腦筋。乃做得如許驚天動地之事。雖吾人今日迷信之念已絕。此等奇形怪象。不復詫爲神工鬼匠之所創擬。然構成此莊嚴燦爛之世界。吾人亦不得不歸功於一種極大魔力之神。而奉以至尊之徽號曰科學。談及科學二字。不覺可驚可愕。可歌可泣。可崇拜。可敬仰。無數之景象。浮現於吾人之心腦間。視科學爲一新时代之創世主。全智全能。可以驅策風雷。役使萬物。及試問此新时代之創世主爲誰。乃知科學者其名稱。寔則具此魔力與造化爭勝者。其耳目手足。固猶夫人耳。所爭者天才之超越與學力之精深耳。

吾儕苟欲於科學有所研究。不可不取科學諸名家之歷史而一觀感焉。彼以藐然七尺之軀。運其腦筋。以爲人類謀幸福。補乾坤之缺齋。平宇宙之偏陂。其魄力何等雄厚。其地位何等尊崇。吾儕觀於此。而知人類之價值。其高貴也如此。固不容妄自菲薄也。噫。林林而生。總總而羣者。夫固等是官骸也。而所謂全智全能者。乃曠世而不一遇焉。國有其人。卽一二焉。亦足以自豪於世界。爲歷史光者矣。

法國科學名家二先生。貝爾德奴 (Bertrand) 先生與波絲德耳 (Pasteur) 先生。咸以學術顯其祖國者也。波先生則全世界婦孺無不知其名者。先生之名。爲世人所敬重。以爲人類之一救苦星。

貝先生盛名雖不及波。而功業更爲偉大。品格更爲完全。誠遺吾儕人類以一光榮無價之寶也。

請綜舉先生之歷史。分爲四段。而敘述之。
第一段敘述其身世。先生姓貝爾德奴。名馬絲凌 (Marcellin Berthelot)。以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於巴黎之克雷夫路 (Place de Grève)。即今日設市政廳處是也。未幾其家移居於傍近之著書街 (Rue des écrivains)。對面聖嘉克塔 (Tour Saint-Jacques)。後先生回想幼時住屋。於一千九百三年嘗有作云。「予今重經此地。無當日遺存之一紀念物。足以證予之記憶者。其時予所住之二屋。一片石無餘焉。即遺址亦已圯平。五十年來。夷爲里勿里 (Rivoli) 之街路矣。」

先生之父。名嘉克馬丁 (Jacques-Martin)。以醫爲業。雷凌 (Renan) 先生曾爲之贊。有曰。「嘉克馬丁醫師。不愧爲德行純全之一大醫士。其人信仰極篤。從古時法蘭西教 (Gallicanisme)。乃能爲共和主義之先時人物。予甚異之。平生富於博愛思想。視他人之疾苦。不啻自己。盡心力以救護焉。」醫師所居之地。鄰巷多貧民。其療病人也。常不取分文。故醫師以貧終其身。貝先生既長。適當魯意非里貝 (Louis-Philippe) 時代。京城變亂。其家遂爲看護兵士之一病院。王家衛兵及革命民軍。於戰時受創者。咸昇至焉。醫師一一施刀圭。善爲撫視。無間彼此。盡醫者高尙之義務。未幾又遇時疫瀉症。貝先生常隨醫師遍往診治。

蓋自童幼至成人。先生既有所觀感於其父高尙之義務。又有所激刺於社會改革之大變。而深印於其心腦中。無時或忘矣。及入中學。則其資質聰明。夐絕流輩。學問工夫。成就極好。千八百四十六年合試全國中學學生。先生以哲學蒙名譽賞品。蓋其得於古學者深矣。故其後先生於古文酷所

愛好。柏拉圖(Platon)之書。先生能讀其希臘原文。每休沐歸家。輒取其在中學時所篋藏之盧克雷斯(Lucrèce)達西德(Tacite)。先生書而讀焉。此等書先生常背誦其全篇。不遺一字。先生記憶力極強。故於萬國歷史。能成誦無忘。謝世前數禮拜。列席翰林會。會中諸公談及波斯(Persé)古史。有一二小事。無記之者。先生乃全舉史中所叙古卑螺卑王時代之二事。能并其月日而成誦之一座驚服。

先生既畢業於中學。乃擇一專門之業。史學。考古學。哲學。先生皆有可入學之資格。且成名亦易。然以其父業醫。先生不欲棄家業。遂決意從事於科學。先生專志科學。然不肯受業於學堂。如師範場百工場。爲當時一般少年所崇尚者。先生未嘗一造其門焉。蓋先生之志。固有大過於人者。非尋常規矩所可限也。各高等學堂之畢業文憑。先生無一焉。故其名久不見知於世。

方是時。與雷凌先生爲友。雷先生甫畢業於聖尊彼斯(Saint Sulpice)教院。就居於聖嘉克街。授生徒焉。二人交誼極篤。終始不渝。雷先生嘗曰。『吾與貝君之交。殆有一種特別之感情。以維繫吾二人。纏綿于無極者。金石不足喻其堅。膠漆不足喻其契也。偶爾相逢。便成莫逆。其心性之超出凡俗也。相同。其愛他之感覺也。相同。其爲義之目的也。相同。不惟志行兩無乖忤之時。卽至於言語舉動之間。亦未嘗有一毫畛域。平居相對。如一最所敬愛之婦人云。』二人均在青年時代。思想咸傾向於真理。以學問相策勵。貝先生以博物諸科學授雷先生。雷先生則以訓詁學及猶太古語授貝先生。後來先生諳熟此種音話。終身不忘。謝世前一禮拜。有自摩洛哥(Maroc)寄回一猶太古書論。陳金術者。先生猶從事考究云。

先生素持共和主義。其父亦爲共和黨人。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無成。先生目擊其事。鬱鬱不樂。愈思注力於科學。初在都非勒(Dauphine)街化學專門家白魯斯(Pelouze)氏試驗室研究化學。後醫學畢業。至千八百五十一年。充國學場(Collège de France)化學專門家柏拉爾(Balard)氏試驗室助辦員。年俸僅八百佛郎。日授生徒。以濟用度。食貧居賤。如是者九年。而化學綜合法(Synthèse-chimique)即以是時試驗成功。自是先生之名大噪矣。

千八百六十年。國學場諸教員請於學部尙書。增設一有機化學(Chimie organique)教授班。以是席待先生。先生遂以是終其身。別處延聘。或薪俸厚。或地位高。先生咸不應。其在巴黎。無一日不在化學試驗室。化學專門家苦哲(Armand Gautier)氏嘗曰。『予曾一次入先生之試驗室。屋僅數間。湫隘霉濕。日光不透。冷氣逼人。屋中之陳設品。惟長案一熱爐而已。先生嘗於冬月患濕症。骨節疼痛。而作事不輟。爐中亦不燃炭。恐試驗物之精細分子。受熱氣之變化。而失其真性焉。先生作算。常終夜不寢。一日與予述其試驗化學綜合時。需三萬餘紙以作算云。』

先生所發明日愈新異。世界諸學會。以極感服之熱誠。歡迎先生。千八百六十三年。充法國醫學博士會員。千八百七十三年。充科學博士會員。千八百八十九年。被舉爲該會之永遠書記員。千九百一年。充翰林會員。全歐洲所有諸大學會。如倫敦。柏林。維也納(Vienne)。聖彼得堡(Saint-Petersburg)。卑都古爾(Stockholm)。都凌(Turin)。安卑德登(Amsterdam)。各科學博士會。咸請先生列席。法政府賞授先生以一等北斗佩星。蓋共和國極榮寵之徽章也。

第二段敘述其事業。貝先生於科學上有極偉大之事業。其思想高。其學識邃。而於專門研究。尤具特別之天才。近世紀科學諸家。惟先生有完全創起之能力。足與前輩科學諸大家相伯仲。凡百科學。先生皆能有所發明。爲後世學者立一成之基礎焉。

自一千八百五十年至一千九百七年。先生所著。計一千二百餘種。印行於科學博士會紀要錄及理化學雜誌中。以說明其研究之所得。苟盡舉其題目。不免費却無數楮墨。茲總述其大概。約爲四大目。一化學綜合。二熱的化學。三農的化學。四化學歷史。

先生研究所得。其最大發明者。爲有機體物的綜合法。化學之範圍。因是而擴張無限焉。前此化學諸家。如拉瓦列(Lavoisier)及其同時諸人所創之化學分析法。凡物質之各小份子。皆可用法分析。見屬於金石物。與屬於動植物之二者。其原質極相反。無一似者。屬於金石物所含有特別之原質。幾乎八十。屬於動植物。則雖其種類繁夥。總由四原質混合而成。其三爲氣質。輕氣養氣淡氣。盈天地間之空氣及水。卽此三質之混合也。其一爲炭質。石炭。即是質之成塊。寶鑽石。即是質之結精也。二者之原質相反。如是。是果其本體之異乎。抑同一本體。所異者特混合之成質乎。欲解釋此問題。拉瓦特與其他化學諸家。乃用法試驗。取其所分析之各小份子。而化合之。經屢次試驗。凡屬於金石物。皆可化合而成。至屬於動植物。則化合無一成者。遂不得不爲之結論曰。生物之質。乃由彼天然生活之能力。非可以人工構造之者。化學家北斯留(Berzelius)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亦曰。「凡屬於有機體物。原質之變化。其法則與無機體物迥然不同。此中根源。極爲玄秘。殆非人類知識所及。」拉瓦列與日壓爾(Gerhardt)二人。對於此點。亦同一見解。其言曰。「化學家主分析物質。而天

然生活力。善能綜合物質。二者爲極端之反對。決不能收同一之結果。」迨貝先生出。而此等迂腐化學法構成之。蓋自有先生而化學科向來視爲死學者。遂成爲一樁生學矣。前此但能就死物無機體物而化分其質。今乃能化合生物有機體物而成質。不誠開化學界之一新天地乎。

先生之從事於此也。其入手工夫極形難著。夫以生物之兩原質。一爲炭質。其重也如彼。一爲輕氣。其輕也如此。輕與重合。此誠萬不可能之事也。而先生竟能以曲電之功用成之。先生以曲電化合。製成一物質。名水炭氣。繼又製成無數物質。總名炭輕合。水炭氣煮以適合之熱度。凝成定質。爲石腦油。少調以輕氣。成石油氣。卽人以之製酒之酒精也。凡酒質油質酸質。先生皆能次第依法製成。不但是也。先生以爲化學之綜合法。愈日愈發達。將來空中之氣。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可以製成無數有機體。較之天然生物。有過之無不及者。其爲人類之利益。豈少也哉。舉天下至香之味。至美之色。一石炭氣質製之而有餘。其他療病諸藥品。可以代草木之藥。而奏效尤神者。將可以人造成之。自化學綜合法發明。新工藝之進步。一日千里。卽如石腦油一物。今日諸大工廠。依法化合。製成無數鮮美之染料。藥料香料之各製造家。亦接踵而起。試觀近時各國所給之新製造證書。工界中其用此法以製成之有機體物。爲造化所本無者。殆年以萬計矣。

此猶曰化學綜合之功用未甚發達也。充其量將可以製成人類之食。據吾人生活之要素。不外輕養淡炭四質。以此四者化合成質。但人日啖一塊足矣。米麥魚肉之滋養品。均非所需。到此時世界之幸福。殆達到極點。而先生所發明之化學綜合法。其有功於人類。不誠第二之救世主也耶。

先生所著之第一卷書有曰。「化學綜合法。應用於油質。不但現辰吾人所知數十種之天然物質。可以人力造成。而凡屬於此類者。依法製之。雖千萬可也。蓋天下之物。奚啻千萬。而成物之法。則一而已矣。觀此則化學綜合法之創造力。何等神妙。而其範圍。雖地治天爐。猶相形見狹也。」

凡生生所發明。未嘗以之私自牟利。卽如煤氣燈一項。先生以炭輕合質製成。利用極廣。僅以巴黎一城論。歲省燈費。已達幾萬佛郎。而先生不求專利證書。卽公其術於世。各資本家。各大工廠。咸涎其利。爭謀與先生訂合同。營專賣之業。先生盡却之一。日諸富家設大宴席。請以二兆佛郎爲代價。求先生之發明權。先生又力辭不肯。當時無數製造家。因先生之一說明書。而盡得其術。營業發達。不數年驟致巨富。如先生所說明淺青染料之製法其一也。卽今日應用於軍事之一種無烟火藥。亦先生之發明物。苟先生有志於爲富。亦何讓於瑞典之魯版(Nobel)哉。「瑞典魯版以專製造火藥權。富有累兆。」近時德國工藝進步極速。無一非化學綜合之力。寔無一非先生創始之功。終先生之身。發明不知其幾。而未嘗領一專利證書。先生嘗曰。「求學之人。當以真理爲寶。」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先生著一書。有曰。「予自成人至茲。過半世紀。而真理之夢想。無一息離予懷。予之希望神。置予於一極高尙之目的。雖歲月逾邁。予心未嘗或灰。凡有益於予之人格。有益於予國。有益於人類。予以身自許。未嘗畏難。予不肯以予此身甘自爲其肉慾之奴隸。斤斤於富貴。謀人世安樂之幸福。夫苟吾生而僅以是爲終局。則其可憎可厭爲何如者。」

物理學然卽於化學亦何莫不然。自斯理發明而化學不徒爲一經驗之科學。且視爲一純理之科學矣。先生於熱的化學覃精研思。凡四十年。求熱力之公例。定爲方法。製爲儀品。立成數千數字。不獨爲化學家所利用。而其有大造於生理學家物理學家。亦非淺鮮也。

先生因是概論屬於化學之均力法。與屬於機器學之均力法。亦無以異。如從高處轉一巨石。其墜下也。必盡其力而後止。取此質與他質合成一混質。其熱氣泄出若干。則其猛力亦減少若干焉。是卽今日化學家通行之公力例。用以量各質之化合力者也。

前此製造火藥學。但憑之經驗。自熱的化學發明。乃有一定之法則。欲製如何之火藥。可預算如何之猛力。而新式之火藥。遂愈出愈奇焉。是辰。各國砲兵全用一種黑色火藥。卽數十世紀以來。經驗相傳之舊式也。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德戰役。巴黎爲敵軍所逼。先生被舉爲國防製造局會長。遂注精力於火藥問題。以熱的化學施種種之試驗。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報告成績。云可製一種火藥。猛力倍於舊式。火藥專門諸家。得此報告。羣起疑訝。及先生被舉爲製造火藥局監督。與維爾(Vil)氏製一量力表。能於秒鐘內萬分之一。測知火藥之爆發力。因是製成一種無煙火藥。而先生向所試驗。果無累黍之差。法軍隊得此火藥。數十年中。雄視各國。德人屢欲開費。以是中止。

先生從事於化學。其冒險亦有足驚者。一日方試驗炭精結成寶鑽石之理。忽炭鍋破。先生眼部爲碎片所傷。眼珠迸裂。幸先生父精於醫。時適在旁。卽以一大冰塊置傷處。急施療治。不至喪明。然傷痕不滅。目力受損亦多。又一日方煮輕藍酸於一玻璃瓶內。輕藍酸爲極毒之質。其氣撲鼻。足以殺人。玻璃瓶忽破。先生之手爲輕藍酸射入。皮膚盡灼。先生試驗火藥之辰。帮手諸人。或死或傷。環先生之旁者。亦屢見不一見云。

未完

◎ 哲學

(哲學) 笛卡兒先生方法論

笛卡兒先生方法論

最後予欲於倫理中求得一至善之極則。予乃用力觀察世人行事之標準。以擇其所謂至善者而從之。雖世人行事。予不敢概爲詆毀。但就予而言。則盡予之一生。用其所擬之方法。以從事於真理。此事於予極有把握。且極有興趣。更以加矣。自予之從事於此也。予已獲享受非常之快樂。竊以爲人生適意之事。無過於此者。予用此方法。今日得一真理。明日得一真理。愈日愈與真理相近。予此時心中無限暢足。他無所欲。羨無所愛戀焉。予思天既賦予以良知。本具有分別善否之能力。予何可置良知於無用。而從他人之意見以自安也。卽從矣亦當辨其善否如何焉。而當其捨已從人之際。不可不留爲講求真理之餘地。且須設一條寬路。既可以發揮自己之智識。又可以安享人世之幸福。然後能屏除一切慾望。天君泰然。本體常靜。而真理於是乎出焉。真理既明。吾之智識判斷得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意識不至濫用。而是非無復混淆矣。如是而吾心之快樂又安有量哉。予於此數端衡量已定。與予平生所宗仰之教理。并列爲信條。其他意見。予得以予之自由權屏棄。一切然欲此等偏見易於祓除。則予以爲與其伏處一室。不若觀人閱世之爲得也。嚴冬未盡。予又決然爲游歷之行。凡九年間。輪往各地。予常以身立於客觀之位。視宇宙一劇場耳。吾置身世外。優游自得。何用登場自爲傀儡哉。凡遇事物。予無不從旁推究。觀其有可疑之點。與否。久之而予腦中所懷之偏見。爽然若失矣。是非予之謬附於懷疑派之學說也。彼以懷疑爲主義。無論對於何等理

想常懷有猶豫不決之意。予非是也。決非是也。予乃於疑中求信。務覓得確實可靠之地。捨泥濘而履康莊。且予之爲是也。予信其必有良好之結果。蓋予對於予所懷疑之點。非憑空臆量。必推見其謬誤之所在。看得十分明白。十分周到。既知何者之爲謬誤。則何者之爲真正。不難得之矣。啻之壞一舊屋。其磚瓦仍可留以爲重建新屋之用。予於予所懷疑之意見。用力觀察。亦常因是而得真正之意見焉。予惟用予之方法。以之應用於思想界。又嘗以之理會數學之難解問題。及其他科學之可以數學爲例者。然則予之在世也。外觀之雖若閑居無事之一流人。借此爲消遣計。然予固自有予之目的。目的維何。則勉力以造於眞理之境是也。予之爲是。其視咭嚦經史與文人學士遊者。不大有益乎。

如是者九年。予猶未敢將古來博士互相爭辯之各問題。一有所解決。予亦未敢別創一新哲學之基礎。與其他哲學相反。予念予以前之鴻儒大哲。其注意於此事而無一成者。不知其幾矣。

予意是中必有許多困難之點。苟非經世人公認。予爲一哲學家。謂據予之理說。可以解決夫古來博士互相爭辯之各問題。則予亦未敢冒然遽語於此也。予不解世人之公認。予爲一哲學家者。果何取乎。將有取於予之議論乎。則予自問予之議論。惟本至誠無僞之一念。不強不知以爲知。而不嘗敢以學問名家。自負也。於世人所共信以爲眞者。予則說明其予所以懷疑之故。而未嘗別立一學說也。世人以哲學之名歸予。予不敢自居其名。而惟力求以副其寔。職是之故。八年後予決屏居一處。與朋友交游謝絕。荷蘭國都。其地久不見兵革。社會秩序。整然不紊。民性勤敏。崇寔務內。予遂留寓焉。蓋都市之繁華。林泉之逸致。二者兼而有之也。

是章笛卡兒先生自述其處世之方法。言意最可玩味。吾人纔讀上章。疑先生專以破壞爲主義。幾若舉社會之一切制度風俗。摧陷而廓清之。無所顧惜者。寔則非是。先生之破壞。爲建設而破壞也。非一意孤行。任其破壞之爲快也。故於決意破壞之後。寔行破壞之前。先生已創一暫時應用之倫理。約爲數端。極簡易而極適當焉。先生以爲吾之思想界。不可不求其真正完全。然欲達到真正完全之地。固非旦夕可冀之事業。苟待於學問工夫成就之一日。將殫吾生之精力。猶恐不及。而當吾學問工夫未成就之時。亦無日不與吾同類並處。無日不與吾社會接觸。欲人我交際之間。通行無弊。不可不懸一定之則以爲鵠。一凡事須就社會上通行之制度。隨宜斟酌。不苟爲異。亦不苟爲同。而人我交際之間。無扞格之患矣。一思想界雖不可不懷疑。而寔行界萬不可懷疑。既做一事。須盡力做去。期其事之必成。而意慮平靜。無懊悔之可言矣。一凡事無爲出位之思。倘來之禍福。不爲所奪。我惟以我之思想爲我所有權。我善用我之思想。所獲已多。快然無求。而心中失望之事。不緣之而起矣。先生處世之方法。其圓通也如此。故能與世無忤。神安體舒。視世事如一俳場。自身常立於客觀。以注全力於學問之一事。先生之哲學工夫。誠可謂徹上徹下。滴水不漏者也。

▲文學觀摩續告

本誌擬開一試格。以獎勵諸名人佳作。其發表簡章並擬定賞格已詳登在本誌第七冊矣。其寄稿限準以西本年六月底以裏。耑祈博雅諸君子擣華掞藻。焰依限內早付稿來。以及爭先奪錦也可。此佈。

◎文苑



古詩文選錄

草堂詩集

託德寧買裘

故人別我菊花時。分手匆匆惜亂離。日望枉勞千里目。年來不接一行詩。未知宦况今何似。若說交情更可悲。擬向五湖謀釣隱。憑君買取一裘披。

赴京北

驅車赴京北。周道何坦夷。野色春淒淒。四顧陰雲垂。東風拂面來。中心曠以悲。行行過青山。日暮轉山陂。望望見鎮城。寒烟空故基。僦居入民舍。荒涼非昔時。舍中有老翁。偃僵夜來歸。問翁歸何晚。負米輸軍資。輸米今若何。未言欲歔欷。幾希荒屋賣爲薪。糠粃甘如飴。吏來捉人去。村

村如燃眉。喪亂未有定。軍興費不貲。府庫固空虛。螻蟻亦何爲。人情懷故鄉。去去將安之。叩門索升斗。跔勉或庶幾。淒淒不忍聞。俛仰心憂思。古人恥撻市民勞。况若茲嗟哉。我有官守芻牧安。敢辭。

寄高平督同德寧

他鄉景物若爲懷。醉倚東風酒一杯。欲問玉關無限意。一天春雨落殘梅。

登延祿寺鐘樓

朱謝軒原註。己酉正月初五日。西山兵再至。清兵潰走。昭統帝隨

兩廣總督北行。先生從不及。聞皇武公西行。往從之。不得達。遂寓安洛之民間。旣旬日。復回大棗。西兵來促。走春盤。廻寓延祿。

寺古鐘移。剩此樓。凭高一望使人愁。衛靈山勢蟠。三鎮月德江聲濺。六頭身世百年成汎汎。君親兩地并。憂憂傷心最是天邊雁。北去南來祇自謀。

醉歌行贈黎參政

江北參卿不事事。終日詩酒爲歡娛。命駕時往龍山去。披衣或從參政遊。參政官閒酷似我。日日啞杯無不可。眼華耳熱歌復歌。頹焉倒臥風簷下。庭前落葉君莫掃。壺中美酒君莫少。蘇州多病馮郎老。逢迎少壯非吾道。去去五湖風月好。

高周臣詩集

閨怨四首

錄三

鬱鬱並頭蘭。娟娟顏色好。昔爲瑤臺姿。今爲陌上草。空閨正徘徊。坐立榮懷抱。采采將遺誰。所思在遠道。

片月上亭亭。照我孤衣衾。四壁悄無聲。永夜漏沉沉。盤桓起遷坐。對影情獨深。之子挾恩愛。豈知今有今。鄰花吐妍豔。度我曲牆陰。微風動遠馥。吹入幽人襟。學寫采蕭曲。變爲白頭吟。人生似寒暑。來往移此心。

月下理雙絲。結作同心侶。登之綠綺琴。芳聲滿窗戶。良人愛新篇。送與西家賈。臨別縱一彈。零亂不成譜。彈到古別離。涔涔淚如雨。

對琴

璧琴猶有絃。慚愧陶彭澤。予亦不能彈。聊以助幽閒。樽酒時復斟。撫弄有餘適。况與清秋期。洗心養虛白。好我頻數來。婉婉西家客。

病中友人招飲席上作

每約春還載酒從。春還無信復無蹤。客中對鏡三分瘦。病裏看花一樣慵。入世功名渾墜甑。傳家書史謾屠龍。時人悞許文章價。欲把衰顏換醉容。

酬友人慰問

樓上元龍可柰豪。多情多病不知勞。偶然撫已心千碎。忽爾懷人日百遭。數舉酒杯憐靖節。屢拈詩筆擬離騷。憑君寄語舊相識。此客愁中只自嘲。


今詩選錄

讀紅樓夢偶得

圓成上人

(參觀本冊
雜俎欄)

夢醒金陵路已陳。癡心描寫欲翻新。要知世上原多幻。何必燈前苦認真。塊石株花徒選事。虛凰假鳳更勞人。試將禪味參書味。我亦同棲弱艸塵。

借人舟遊翠雲山還舟

因繫以詩

前人

憑君雅意助輕帆。海上樓臺一遍參。若問歸來何似者。青山如黛水如藍。

落花

前人

幾度騷人帶醉看。東風昨夜不禁寒。千聲嬾聽鶯啼樹。半徑空勞蝶繞紈。解語何如無語穩。離枝容易戀枝難。殘紅莫訝春容淡。曾作天香灑寶壇。

偕淡芳遊圓通寺同和題壁詩

清源氏

(參觀本冊
雜俎欄)

祇園日涉足優游。結習何年繙妙修。隨喜空桑無掛礙。知交泉石每淹留。觀雲已悟三生約。處世多生一念頭。碌碌風塵成底事。不知猿鶴笑人不。

春日迴文二絕

淡芳女史

(參觀本冊
雜俎欄)

啼鶯曉樹戀春寒。砌滿紅花落雨殘。齊抹一天雲豔絕。西簷小畫向郎看。

梅疎雨後晴山遠。蝶弄花前簾影斜。來去鴈天遙目極。杯含倦倚小窗紗。

文錦軒落成題壁

前人

三尺涼風月一梳。此間幽靜好移居。閒餘撥婢秋栽菊。繡倦挑燈夜讀書。名字欲同唐博士。品

(文苑) 今詩選錄

百九八

才非慕女。相如鹿車鴻案。如賓敬尤。事蠶桑未肯疎。

廣平道中。摩托車輪外套裂。下

車步行聞鷗鳩。

章民

暮色千山合。長空一鳥斜。縱然行不得。我也亦
囁囁。

題扇有贈二首

前人

青蓮詩酒長安空。琴畫輞川疇與同。磊落奇情
無處著。好吹蘭氣助南風。

鬧熱場中有此君。時因談笑見天真。乘風此後
迴南鴈。每對南風便憶人。

同諸人謁圓成上人臨別。上人送之門

首口誦一句云。『珍重袈裟送出門。』夜

歸寓舍。率成一律寄上。仍以上人句殿
之。用誌不忘。

閱盡繁華眼欲昏。忽從人海溯禪源。坐間人我。

花無相壁上詩詞玉有魂草樹祇園新佛國珊瑚寶劍舊王孫。空桑一宿知無分珍重袈裟送
出門。

登雄王山感懷二首 (南峯來稿)

天將帝業啓南垂。我越雄圖此肇基。十八世王
頭見史。四千年事口殘碑。河山界限寧非分家
國。隆污蓋有期。野鳥不知陵谷恨。日斜空自戀

南枝。

洮江水碧峯山青。依舊峯州作畫屏。仙去人間
雲寂寂。龍歸海外水泠泠。已無故老談梅嶺。豈
復遺蹤訪洞庭。祠廟只今隣古寺。村翁辰爲叩

岩局。



南郊大祀之紀實

(章民)

南二月初九日。記者以受委入都恭瞻郊禮與主筆范君抵京。是時郊壇陳設未備。而四方來觀者漸已鱗集。至晝暮。乃往觀郊壇。見自東南門外。經成泰橋。沿街迤南。過南郊橋。直抵郊壇北門外。爲御輦所經之路。及齋宮御路。以至郊壇各成。均有插各項旗就中郊壇。第一成至方壇。及齋宮御路。均豎燎柱。懸各項燈。日夜常有員兵彈壓更守。最爲嚴肅。近畿各社村沿輦路旁。設香案跪迎者。凡百餘所。記者乘此時。郊壇陳設各已整備。而未行戒嚴。得上壇一一觀察。請述之如下。

郊壇第一成之中間。設正位案二。左袒天皇。右祀地祇。均南向。左間設配位案三。右間設配位案三。
東西相向。左一案祀太祖嘉裕皇帝。右一案祀世祖高皇帝。左二案祀聖祖仁皇帝。
右二案祀憲祖章皇帝。左三案祀翼尊英皇帝。右三案祀景尊純皇帝。
帝皇升配之大典。我皇上已先於二月初一日祇告郊廟舉行矣。向上海案前。各設祀
 祭器品桌五。於正位案前正中。設內香案一。內香案之前。卽下陳設之概略也。
第二成黃屋之正中。設外香案一。案前設御拜位。第二成左右。設從壇案八。東
 西相向。其祀神是前郊之研究。壇上有棚。每案設祀器祭品桌三。案前各設分獻官行禮位。第三成東南燎所。預
 賯薪料松柴。西北瘞所。各設桌几一。第三成之南。稍東。設大次。具有承塵帷幄。以爲御盥洗所。第
 三成之南。階上。設樂懸。左右重行排列。又設鼓吹樂部于樂懸之次。均東西相向。又設歌工樂生立
 位于樂懸之左右。此第二第三等成陳設之概略也。

次觀齋宮。宮在郊壇外之右。其外有城環之。宮制兩面。其前面有廣庭。爲皇上御受賀及百官朝謁之所。其後面有房帷几榻各項。爲皇上宴息之所。宮後有左右兩廊。侍衛於此直宿。宮之四圍遍植松樹。蔽芾參天。距宮近處。多爲列聖御植。現有御銘刻懸樹上。其植於距宮稍遠者。乃各皇親王公。最遠者又爲各大臣。其栽植人之銜名。並其年月。各有刻板懸樹上。大抵今之其大合抱其高干雲者。皆嘉明紹嗣間所下之種子也。宮之後隙地一弓。亦有新植松樹。高可盈尺。按刻觀之。則皆現辰四品以上印官之所植云。

十二日爲皇上駕往齋宮之日。早八點。聞放筒聲九。奉駕由京城東南門出。前導後扈。儀衛甚盛。其執儀仗鹵簿之弁兵。及樂工。約一千餘人。其行線之長。幾達一吉羅米。行間只有點鼓。其餘軍樂大小樂。並設而不作。沿途香案旁各有耆老跪迎。一切觀者。各以次列跪。俟駕過叩興。駕至齋宮辰。皇親王公。並文五品武四品以上。各具朝服。於齋宮廷前跪迎。而文六品武五品以下。則於壇北門外跪迎云。奉皇上駕入齋宮晏息。百官咸退。

是晚。欽命官奉旨率陪祀官員在郊壇演儀。其儀節一依祭辰。惟不舉香燈。不讀祝。蓋以此爲試驗也。是辰無論西官西婦及南人。其業得部文准許者。皆得入壇。恭瞻記者亦得隨入。但此辰光景頗不真活。故且緩於下文叙之。

是夜。郊壇上燈火昭灼通宵。明月既落。光力益大。輝煌之中。含有嚴靜之意。遠望之。幾疑天國去人不遠。十三日晨。爲舉行郊祀大典之日。早二點四十秒。奉皇上服袞冕。駕由齋宮往至郊壇。由右

門中門入。奉 御降輦。進至大次。奉 御升坐。盥洗恭導臣恭導 皇上至黃屋御立位。鐘鼓起。皇上詣外香案前拜位立。燔柴瘞毛血。各於此辰舉行奉 皇上行迎神四拜禮。奏安成之章。樂闋。禮奏美成之章。舞八佾玉帛禮。奏肇成之章。次行進俎禮。奏薦成之章。奉 皇上詣正獻位前行初獻官由東西階升。各詣左右從壇八案前跪行獻帛獻爵之禮。又奉 皇上詣正獻位前行亞獻禮。奏瑞成之章。舞八佾羽籥之舞。繼行終獻禮。奏永成之章。樂止。文舞退。奉 皇上詣飲福位。行飲福受胙之禮。禮成。撤饌。奏元成之章。奉 皇上降壇。至第二成外香案前拜位立。行送神四拜禮。奏禧成之章。奉 皇上詣望燎位。焚祝文帛饌。奏佑成之章。奉 皇上復拜位。禮畢。恭導臣恭導 皇上由第二成南門左門出。奉 御升輦。至壇西門外。奏慶成之章。奉 駕回齋宮。時約四點半。是自開祭至祭畢。共有二點鐘之久。此就其大概言之。若其牲幣之多寡。冠服之等威。及陪祀官升降之儀。雅樂止作之節。最爲繁細。有不能盡悉。亦有不能盡述也。

平明奉 皇上更御黃色巾黃色廣袖衣陞座。文武百官更著朝服。排班在齋宮庭前。百官恭行南郊禮成。慶賀禮。禮成。管衛奉排鑾駕。奉 皇上升輦。駕回。鹵簿儀仗。導扈如初。行時。鳴金點鼓。大樂雅樂軍樂並作。沿途耆老各於香案旁跪送。駕回。由東南門入。

今年郊祀。有全權大憲及北圻統使大憲晉京恭瞻。觀此可見保護國家。未嘗不重我國之典禮。祭時。惟全權大憲及住京欽使北圻統使列大人得上第一成參觀。其餘西官悉在壇外。故都人士議論。謂今次郊祀。儀衛之整飭。行禮之嚴肅。爲數十年來所未有云。

別特記載

特別記載 林園行程日記（續）

協佐大學士 領工部尚書

寧浪男爵撰。

二百二

十四晚暨十五日。天外連雨。不便遊觀。翌十六日晚。冒雨乘手車而出。四望高山環繞。松樹葱蘢。中間倣數千畝。均是平崗土阜。高低參錯。諸營署房屋。及民居客邸。各于山阜上起築。山下各有大路可馳電車。橫斜如織。又有小小平原。可容耕稼。自平原而望。山上樓臺碁布。星羅風光如畫。所建現有貴公使座。陸路衙。檢林衙。銀庫衙。電報房。醫病院。並屯兵舍。又有款客樓。規製均從泰西式。林園縣衙亦在此。高蠻國王已砌一客邸。夏天有辰往此乘涼。又買土一區。將欲大營一二樓臺。備極壯麗。此聞貴欽使大臣話叙。並已偕行指示其地。貴保護列大臣。又籌增建貴全權府。貴欽使座于此。將來必成一大都會。茲現相土一處建立行宮。這處係一土山。山崗平坦。廣約十餘畝。與擬立全權府之山峒相毗連。這山上現有蒼松古樹。每六七西尺一株。各分行列。合如人栽。自有天然景致。面前有一陸路可駛電車通行。右邊至背後一帶迴溪。周流環抱。洵稱爽垲。此屬多洛處。界內距多洛二箕盧蔑半。有錦麗泉水。從多洛中出。周流一如巨川。到錦麗處有一巨石矗立橫限。石下有一巨湖。自湖畔上至石頂。高度三十西尺。石面有二磽處。水從磽處湧下。如二長虹。湖之中間突起一阜。如牛渚形。貴官現建一八角樓。樓外各栽花樹。遊人到此坐息乘涼。樓前四望。水繞花環。隔岸一石擎天。雙虹跨浪。宛然蓬瀛仙景。又距十四箕盧蔑。乃爲林園。這處有一栽花園。有養獸廠。園中土地肥饒。四辰常有泰西花菜芋荳根。寔肥美。洵稱陸檀山香。檀香山屬西半球洋分海程七日可到。美洲四辰草木皆開花結果。出瀛寰誌。其油竭詞。這泉水自地下湧出。從二石竅噴上。交注于石磬中。

俗傳仙人坐浴于此。石磐下又有一巨石竅。泉水湍過石磐下。注于巨石竅。高度倣四十餘西尺。水線分注凡有五派。自外而望。水從石磐中出。當高湧下。五派潺湲。形如五龍噴水。俗名爲仙浴湖。形勢奇絕。又聞近林園處。有一高山。高一千二百西尺。爲中圻諸高山之最。已開一小條路。以便登臨。假如立此山頂。炤千里鏡。西見岷嵩省民居。東徹海外。此亦承貴欽使大臣話指。自省轄南通柴棍。已有一陸路行程約一日許。半日乘電車行八十箕盧蔑。至麻林停車場。屬平順省。又搭火車南行倣一百五十箕盧蔑。便抵柴棍。又有一條往平順省。亦乘電車到麻林停車場搭上火車。東北行倣八十餘箕盧蔑。便抵他年經理大成道路四達。水陸衢通。想必爲東洋樞紐大地。惜其在多洛辰四日連雨。歸程且促。不得隨貴欽使大臣歷盡名勝。意者江山勝致。猶有待焉。

十八日辭回。復沿來路下至店棍搭上火車。回至球保。貴代理官將雙馬車接回寧順府住歇。

十九日復搭火車經過

炮遙同芽莊。屬慶和省

和省

自球保回芽莊。凡七十餘箕盧蔑。

火車行三點半到芽莊停車場。

南圻鐵路通到此

辰有伊省

貴住使乘電車抵接。盧蔑往省城六箕盧蔑。仍搭電車往貴座商籌。乃回省蒞勘察。是日晚四點。自慶和省

蒞乘上電車。七點到寧和府住歇。

屬慶和省

和省

城至

行間望見伊省地勢廣漠。氣候亦甚溫和。四辰均

堪耕稼。

一望田禾高低參錯。此地耕稼不分辰節。故野外禾穀或初下種。或始成苗。或已含芽發穗。參錯不齊。

均極秀茂。惜其民數尙少。村落稀疎。雖中

州之地。猶多空曠。今貴官現設屯田數處。已漸成效。伊轄地方。如能勸曉吾人善師其意。募民墾地

立邑開耕。則田土日闢。民丁日稠。將來可成一豐富巨鎮。

二十日早五點自寧和府乘轎行十

點抵岩奇。即名大嶺。此乃富安慶和二省夾界處。山勢甚高。昔辰官路橫過嶺上。自北而南。或自南而北。

行程均近一日。上下路勢頗極巉巖。車馬輞轎均不能行。今貴官相山勢開一旋行路。沿近海岸。凡

巨石均用炸藥爆破始通。倣得五箕盧蔑茲現方大段施工。射石之聲如連射炮響。辰沿這路行先

使督工人暫停其接線乃可行過。看其工役重大如此。想至竣工辰費銀約至六七十萬元之巨。這

路既成。則北圻往柴棍可乘電車直達。凡事均迅速利益。顧可量耶。沿過山路復下平陽行至晚七

點抵綏和府屬富安省住歇。二十一日自綏和府乘手車行早九點適遇歸仁貴座電車來接。辰上電

車經過富安省勘察。晚四點自富安登車。自此至沱江均用電車行七點回到歸仁座。平定使座在此距省城二十箕盧蔑在座商籌仍留

下歇。自富安往平定原有虬蒙富溪二山腰。昔沿山腰而行。甚為險阻。電車亦不能通。今山腳路開車行平坦。二十二日辭貴座往平定省勘察。晚四點半同省官

往看伊轄保農會新砌石堰。屬安仁府芳茗江分距省城四箕盧蔑見這堰質用吹蒙鑄成。橫截江心長約一百餘西尺。通

水處凡有九口。屈曲之玄能順水勢。水關用橫版分級。每級各有尺寸開閉隨時自有約限。堰之左

右兩岸各砌一大石基。以防水潦衝激。穿缺江岸基上砌數石几。以便行人坐此看驗。頗有新規。時

有伊轄豪老婦孺環觀。約數百人。均稱自砌石堰來茲二務豐收。民情歡喜。原來伊省田家最重堰

政。凡築堰縱橫取水期限放水多寡各有文書交約。如有背約。即抵命以爭。蒞伊省轄須詳堰例。凡

增許築一車畔。開一溝渠。或改移堰畔。如縱改爲橫橫改爲縱甲移於乙乙移於甲之類要催齊屬堰與同江派諸堰質問順情方

可。不然必至阻礙。這石堰原前有二婦人買私土開私江取大安江。直接安江府蒞七堰水來。因石脊上樹堰。

經數百年。伊省二婦今屬堰立祠祀之然而築作材料大抵用禾根竹木與沙土合成。常被雨潦穿破。每年一築。田戶

受費幾三千元。一遇雨潦堰破歲亦荒歉。年前田戶阮謹單乞合股砌吹蒙堰。籌銀巨萬餘元。去年

堰成。伊省座察答凡預事人等均蒙獎賞。今臣往看果屬堅確。其規製爲諸堰中之最新。我中圻農

政改良。自民起行此堰伊始。伊省轄堰數十處。如皆倣此而行。想爲永遠益利。二十三日早六點自

平定省蒞登車。十二點抵廣義省。晚四點自廣義行六點抵三岐府代理座住歇。二十四日早六點往菈苗觀金鑛。十一點返回三岐府。晚二點自三岐府行。三點到廣南省。二十五日晚自廣南回沱瀼住歇。二十六日早搭火車回安居。勘察新乘涼亭。晚五點回京。二十七日趨拜復命。臣此行係是奉命觀察山川所至里路所經。凡有見聞。有關時政。與水陸日程及電車飛行時刻。敢不按日登記。以備南行一略考。至如窮搜封域。考訂圖書。臣學問卑陋。見識有所不及。尙俟作者。謹誌。

答某先生辨譌

(南風)

近有某先生致書敝社。謂所登印之雲囊小史。字尙多譌。如「百日艾」之至今誤作名今。「子女相配」之不擇誤作不釋。「兩夫貞節」之炊誤作歟。敝社業答書辨明。請節錄於此。以公衆覽。(一)百日艾所云名今尙存者。猶云其人其事至今猶傳也。蓋海丹先生得之前輩所述。往時傳聞之事。無世代之可攷。故以此語結之。若云至今尙存。則其義爲其人至今尙存也。夫曰橫山下。而不能確指其居。曰某。而不明知其名。曰入山。而不詳記其年月。起筆朦朧如此。蓋傳疑之意也。其人至今尙存。則信矣。以疑起。以信結。尙復成何文法。故名字乃其原文。無訛可改也。(二)豹落豺區。難與處矣。不釋將毋同乎。釋者離開之意也。猶言避而去之也。言不避而去之。將與之同化矣。釋字卽禮記釋回增美之釋。若云不擇。則其義甚不可通。大凡論文。須會文法。此句釋字。應上豹落豺區四字。言釋此而他去也。若改爲擇字。則何擇乎。某先生必以爲擇鄰。然文中業無鄰字。則擇字落空。而讀者不得其解矣。(三)漢文中有炊字。無歟字。鉛板活字亦無之。印時以原稿付印工。偶不及檢。印工炤原稿字樣。遂增刻歟字充印。今其字跡猶可認明也。此則敝社疎忽之過也。

都下雜俎

〔章民〕

▲ 博覽會

郊後一日。城中開博覽會。借書院爲陳設所。先期。內廷交出寶器甚多。京中諸世家鉅族所藏古玩及圖畫器皿之屬。無不陸續輸至。一一排置。各從其類。光怪陸離。古色奪目。書院遂居然爲一骨董庸俗。屆日奉皇上駕臨。及沙露全權大人。輶抵評隲賞獎有差。事畢。士女得入院縱觀。記者亦隨入。所見諸物。多有不能名者。故不能悉記。惟有一扇。最爲記者所詫異。扇如常扇式。其骨部用象牙製成。襲以紙。其一面有山水圖。開辰廣蔽一座。合辰長可一西尺。如一大棍棒。試以掌握之。不能兩手舉之一。開一合。頗覺艱重。記者尋思此扇用法如何。迄不能解。稍向觀者問訊。則皆瞠目不答。但微笑而已。

▲ 門花會

城中學部之前。有隙地數畝。現設爲花園。園之中心構賞花亭。園外圍以短牆。中分爲各區。植花其中。區之四圍。緣以碧草。區與區之隔。各有廣路。可容行人遊觀。門花會卽於此開會。城內外諸植花家。輦花而來者。無算。分置園中各區。環肥燕瘦。並肩而立。香香色色。洵足娛目也。有花無詩。亦是一憾事。於是。有用漢文題詠者。有用國語唱和者。其詩或寫而登之懸榜。或插之花間。皆清妙可誦。記有漢文詩一絕云。『一開一謝信東風。三月春光彈指空。萬紫千紅爭問我。人間何事苦憐儂。』紙尾署『雲頑』。不知是何人之作。

瞻陵恭紀

郊後五日得部文準許恭瞻列聖諸陵。十七日薄晚主筆范君及記者買舟香江偕京中友數人同行晚九點半舟發鐵橋下溯流而上于辰缺月初生如挂舟尾舟漸移月亦漸上微雨初霽浮雲四豁兩岸犬聲竹影皆於水中月下得之諸友援琴而彈婉歌相和夜分乃罷平明舟抵定門社定門爲羣山萃聚之地中有天授山乃世祖高皇帝尊陵之所在也於是捨舟登山遊覽一遍及返舟中則風雨大至而午前鐘已十下矣舟停少頃乃解纜東下蓋天授陵在諸陵之最西而聖祖仁皇帝之孝陵憲祖章皇帝之昌陵翼尊英皇帝之謙陵均在其東沿江左岸附近之地舟自定門東下即可取次恭瞻也經孝陵昌陵到謙陵時已下午五點是日風雨辰止辰作吾儕冒雨而行第一日之力而後止然猶以歸期迫近不能繼續遍瞻其他諸陵爲憾夜十二點舟始回抵香江舊泊處云諸尊陵本爲嚴禁之地吾儕所至必向守護者呈出部文得弁兵指引始能遍行遊覽及上殿恭瞻其體勢之巍峨結構之壯麗祀器寶玩之奇詭碑文楹聯之古雅迴環繁複應接不暇彙而存之可成一書惜吾儕以有限之時間不能一一詳記但可舉其崖略而已尊陵之部分有三其一曰陵爲尊藏玉棺之所其二曰殿爲尊祀神主之所其三曰碑亭嗣皇帝豎碑紀功尊置其中此三者各陵之所同也然其營建之位置則隨地有異天授陵則殿右而陵左碑亭又居其左孝陵則前爲碑亭中爲殿後爲陵其外有方城環之昌陵則分爲左右兩區左爲殿右外爲碑亭內爲陵至於謙陵則又不然三者之位置極有參差錯落之勢而其外之環城則與孝陵同大抵天授陵之結構最爲單簡陵殿碑亭之前面只有長湖一帶花

表兩株。一覽可盡。其殿中惟陳設常用祀品。而絕少珍奇難名之物。足以見國初淳樸之風。至其形勢絕佳。有非尋常風水所及。登高一望。則見羣山俯伏於其前。迴環於其後。似表此山之獨尊者。兼之湖水清淺。古木槎枒。惟有鳥聲。並無人影。常隱然呈一崇嚴靜遠之景象。令人一履其地。不能不回思夫艱難開國之功。而無限之感情。全涌以起。此則天授陵之特色也。其餘諸陵。於陵殿碑亭之外。又有樓閣亭榭。湖山橋路之屬。恍惚迷離。不可方物。以人工製成天然之勝蹟。又皆極偉大華麗之觀。而謙陵則其最巧妙也。殿中陳列祀器。珠玉寶貝之屬。不計其數。類多採自中華。及前朝西洋各國所贈好。自非博物君子。不能一一名之。而昌陵則其最充物也。法人常謂我國從無偉大之建築。可以代表故國之精神者。有之則惟順京之列聖諸陵而已。豈不信然。無論何人。試低徊其下。斷無不陸觸其神經。艷羨我前人之雄魂傑魄。而崇古愛國之心。不覺其油然以生也。此則諸陵之偉觀也。

天授陵之與諸陵大異者。又有一端。孝陵昌陵謙陵。其尊藏玉棺之處。積土爲山。植松其上。山麓累石爲城。望之但見一極高大之土堆。與青葱之松蔭。其所謂當年之隧道。今惟有石關長閉而已。吾儕以村野陋氓。驟然覩此。誠有驚心動魄不可思議者也。若夫天授陵之玄宅。雖不可卽然從其旁山上望之。則顯然見兩石塚巍巍其中。蓋承天高皇后合祔於此。其塚形長而尖斜。殆若古之所謂馬鬣封者然。

諸陵之旁。有護陵使署。及兵舍。更兵數十人。日夜洒掃更守。殿之後面。有長廊三五老嫗。此焉長住。晨夕上殿。恭薦沈茶。詢之。則皆前朝宮人內官。或孀居之公主所充役也。此數老人者。永劫居此。如玉皇侍女。長與人間世隔絕。遊客時至。則見其歛歛相對。似有天上人間之感云。

▲女詩人

記者因友人介紹。得見所謂長安女詩人者。詩人號淡芳女史。乃聖祖第六十六子瓊國公之女。公文學蘊藉。所著有約亭詩集。經付梓行世。晚年充如西正使歸國後。閉門著「七篇翼」一書。其立言以孟子爲主。而參採古今東西之政治哲理。發爲議論。洵稱傑作。稿本現藏女史家。公惟有一女。自其少小。辰即教以書史。稍長能爲詩文。蔡家女郎。文章有托。公可無憾矣。女史適前布政阮公科論之子阮科漣清源先生。先生工詩。隱居不仕。女史秉性純淑。兼長女紅毫無驕貴習氣。與先生伉儷極篤。每風前月下。探韻分題。積成卷帙。名曰合璧詩鈔。但秘不相示。記者從友人處得其數篇。卽文苑目中所登諸作也。先生年可四十。女史則四十以來。許人踏偕隱之高風。享家庭之清福。如此夫婦。世有幾人乎。嗟嗟。奔走天涯。賣文爲活。有田不歸。家在夢中。以彼視茲。霄壤何如也。

▲ 檨庵主

北歸之前一夕。記者走訪友人。案上得「讀紅樓夢偶得」詩一紙。記者讀而愛之。急詢友人。謂是圓成上人近作。圓成上人者。綏理王之孫也。自幼聰穎。酷耽禪旨。有小舍利之目。七歲出家。辰阮公科論棄官歸僧。上人從公受其衣鉢。今上人所住之波羅密寺。阮公所建也。寺在南浦。與友人居相近。記者卽偕同人往謁。上人相見。頗極歡洽。先引觀園中花樹陰森。間以竹石。大有幽雅之致。壁間墨跡淋漓。僅記其一二。如云。「我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又云。「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皆清逸可誦。遊觀已畢。旋呼童淪茗。與同人分席而坐。同人頗以佛說疑義。請教。上人反覆曉譬。又旁以泰東西之哲理政治。相爲證明。聞者嘆服。繼又論詩。上人謂詩不徒作。

(雜俎) 都下雜記

二百十

有可以寓吾性情。作焉可也。因誦其近作數首。記者記之。(見文苑欄) 觀其言論。非邃於佛學詩學者不能。然非曾讀今世之所謂新書者亦不能也。夫今之學者。其稍能治新學通辰務。尙不多見。况以毗邪居士。有此識解。得不嘆絕。記者因請上人以其歷史見示。上人笑謂不生不滅。本無歷史。上文所叙略傳。皆得之友人也。上人年四十左右。自稱櫨庵主。圓成乃其道號。記者一接其風采。以爲惠殊佛印復生。惜吾儕同遊。無蘇長公其人耳。

▲都人對於本雜誌之論調

記者於京中得見某君侯者。其人蓋豪傑之士。而逃於膏梁鐘鼎之中者也。喜讀南風雜誌。其對本誌評論。多有過許之詞。辰亦微示他山之意。記者謹一一記之。其言曰。『歷觀我東方聖賢學說。惟一中字爲用最廣。可以泛應曲當。而無所窒礙。舜之執中。孔之時中是也。我國現情。其保守舊學者。固無庸論。其趨而之新者。又幾若盡我之固有。不論好歹。一切吐棄之。此兩方面。皆昧乎中之旨者也。貴報執兩端而用其中。引進其不及。限制其太過。啓人以易知。示人以易行。人必樂之。故貴報將來之風行海內。可坐而策也。雖然。報家對於舊方面與對於新方面之說法。其効力之難易何如。君等亦思之乎。』記者未及置答。君侯繼續言曰。『舊者。卽不及者。彼其於新。特未之見耳。一旦豁然有新見聞。新思想必能以舊見聞舊思想而調和之。不患其失之太過。若夫新者。卽太過者。彼非惟已出於舊之範圍之外。而又出於新之範圍之外。冀其俯而就於中。抑亦難矣。故我國將來社會上之可慮者。必在今日所謂新學一般人。而舊者無與也。報家能於其難者理之。則事半功倍矣。』君侯又謂『言論與寔行。雖劃然判爲兩家。然言論必與寔行相近。則其言論方有價值。』試觀其言。可以得其爲人矣。記者觀於某君侯。而不禁有詩人都人士之思焉。

記憶錄（續二）

阮伯卓

何謂立憲？國家機關之行動。以憲法為根本。非僅不違悖憲法之條文。而亦不當違反乎憲法之精神也。

按吾人常誤認法律為憲法。茲請分別解明之。憲法者定國家機關之大綱。劃明君主或總統之權限。與夫各行政機關及議院組織其權力界限何如也。有憲法之規定。而後其他各機關與法律由憲法而生出。若夫法律如現行律例者。則僅屬立法權規定條件。以示社會上交際之準則。不可以律例之條文。而混謂之為憲法。

憲法之精神有二。一則特別精神。二則共通精神。特別精神者。各國皆維持其特別之國體。如君主國則永久維持其君主制度。共和國則永久維持其共和制度是也。共通精神則無論如何國體。要捨棄其獨斷主義。採商議妥洽之制。敬重國民之意志。而於執政機關外。別有議會為其監督機關。以護持發達之者是也。

立憲政體優於專制政體之理由如左。

(一)屬於政治上。(甲)有議會之監督。使政府行政時。當加注意。可免壓逼人民之弊。(乙)國民能投票選舉。組織議院。以監督政府。則國民對於國家之觀念。必極親摯。而無有隔膜之虞。

(二)屬於社會上。(甲)人民之自由及權利。有根本憲法之保障。則得安然以謀各個事業。而促進社會之進步。(乙)在國法上。享有使用議政權之人民。對於公共事業。能發起其經營組織之興味。(由人民視國如家。故其謀公益之心。且踊躍。非如專制治下之人民。只知服從。而對於公共事業太冷淡也。)

雖然立憲政體之發生亦常關乎人民之趨向及其程度何如耳。非謂一切國家皆可行立憲政體也。故立憲政體之所以施行必由人民有請求之志願及人民對於憲法內必要之事業。「如選舉議員及應選議員云」必有足以活動及供應之能力。於是憲法之施行方有効力。要之立憲政體者寔可以造政府與人民和平之福。而欲其施行之健全者則必以人民有相當之程度爲至要。

▲政治及政策之分別

何謂政治？政治者國家機關及國民行爲直接關於國家根本的活動之總稱也。何謂政策？政策者國家機關及國民行爲要達到國家之目的所採之手段是也。世人用政治與政策之名詞易於混同。然從實際研究之則自有分別。此不可不知也。

▲政治 欲求政治行爲於人類中則以其何者對於國家之根本的活動有密切關係爲定。要之政治者以在於國家機關及國民行爲之事寔而發生之者也。夫國家機關所活動則謂之政治。此顯然可覩。若夫國民行爲而亦謂之政治的行爲無乃太泛乎。雖然在乎古代政治之作用多屬於國家機關。至於今日世態變遷而國民行爲亦與國家有直接之關係。即如尊教或言語問題亦常惹起政治上問題。况其他因國民欲望上之要求而使國家不得不助力以處理之時寔不勝計矣。是故曰政治云者乃國家機關與國民行爲之直接關係於國家根本的活動。

▲政策 凡有國家者則不得不謀其發達其所謀發達之地步者必有一目的點而當採如何手段以達到此目的點者則在乎政策。政策者不外行爲經過之累積於豫定何項政策辰有選擇之自由。雖然此等選擇亦有受外界之制裁者不得謂可以任意選擇而踰越於界限外譬如預定其國之政策必先審其國民之歷史及特性或審其關係諸國之狀態何如而後可以決趨向且又

如憲法及法律之變更。乃屬於政策上問題。可毋庸論。雖然。欲預定一政策者。當於現存憲法及法律之範圍內遵守。以求達國家之目的。故意思雖得自由選擇。仍不可超其規定之限界。政策有分爲理想的政策。寔現的政策。理想者爲寔現之母。寔現者爲理想之基。徒偏於理想。則僅成爲虛幻已耳。徒偏於寔現。則又流於卑下已耳。雖然。此二者於預定政策辰。可並採用。不可偏廢。欲採用二者而得其調和之度。則於政策之性質。當以理想爲主。至若政策之行為。當以寔現爲主。譬如欲選擇一政策。當取理想上之最良者。若夫寔行如何。是當視已國之程度而斷定之。此調和之方法也。

● 國民常識

讀新律之記載（續二）

阮伯卓

受理——除初級審判官有審權之事。則當然受理。若其他雖無審權。然亦均得受理。（一）三十元以上之訴訟事。則受理而先試行和解。和解不成。則遞呈于第二級衙門。（昭編制第九條）（二）屬於刑事之輕罪重罪。有人投告。或自己目擊。則宜受理。以呈納於第二級審判衙門。（昭刑事訴訟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四款）

〔謹按〕初級衙門於接得三十元以上之訴狀辰。則知自己無審權。只可試行和解。然和解之行為。或須要被告人抵堂而後和解。則初級審判官亦可出傳票。訂期使被告人抵堂。但和解事須速辦。不可因此而逗留人民訟事。且又擬欲和解而認原告之狀者。必編認狀之日。及著入認單簿。以防此後若和解不成。初級官免用情而擱置訟狀。不遞呈於第二級也。其遞呈辰。則宜附一「轉送紙」。法文謂之「勃詞魯」（Bordereau）。這紙編此狀本衙無審權。收認何日。轉送何日。由何

衙門遞納審判官署名鈐印及錄事員署名云云。要之初級衙門對於民事商事則有和解之責。對於刑事則有承行之責。故受理之範圍宜廣也。

承行及預審——凡非初級衙門有審權之案件。則初級只有承行上級委飭之命令。或代行預審。如探索究問之類。(炤編制第五條刑事訴訟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謹按〕承行及預審。初級官對於高級負責仁也。

受委托——受委托者僅代他衙門而行之者也。如此府縣有發生訟事。而要於他府縣行查究搜索。押收檢證抵處履勘派委鑒定人之事。則此府縣之審判官不能越其非管轄之地方。而辦行案務。於是必委托於他府縣之初級審判官。欲委托事之生效力。則委托必有書紙。而受委托者其於辦事之手續亦當負有責任。(炤民事商事訴訟第十八十九條刑事訴訟第十七第二十一至三十三二十四條)

〔謹按〕同級相委。則謂之委托。而非委飭命令。

非訟事之登記——這款現民律未奉頒行。姑從闕。俟有民律後另參炤民律內。

▲ 第二級審判衙門

凡一省只有一第二級審判衙門。故第二級亦可名為駐省審判衙門。此衙門之權職如左。
終審權——價額三十元以上及一百元以下之民事商事訴訟。

(三十元以下。宜交回初級審判衙門。)

初審權——(一)價額一百元以上之民事商事訴訟。(二)各輕罪之案。(三)各重罪之案。(炤

覆審權。第一級得覆審初級衙門所擬罰監之違警案。」炤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
編制第十三條。)

覆審權。第一級得覆審初級衙門所擬罰監之違警案。」炤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

〔謹按〕凡非初級審判衙門得有審權之案務。則都由駐省衙門審究。然除却民事訴訟百元以下有終審權外。其餘僅有初審權而已。

▲ 第二級審判衙門

〔上審院〕

上審院者。不究處新訟事。不彙新案。只收認各級衙門已彙結之各案而檢閱之。以觀其處斷之持平合律與否。及收認當事人請抗告或請銷案之書狀。及說明書。以伸民直者。上審院之職權如左。覆審——無論民事商事及輕重罪之刑事等。凡由第二級初審之案。則案結後遞呈於上審院。上審院須會同覆審之上審。覆審有閱依與駁却之權。

〔謹按〕上審院有覆審其初審案而駁却之權。然凡初審案。而被案人已允順認其案者。則初審案亦爲一定。

銷案——凡第一第二級有權終審之案。則上審院不得覆審。只得因當事人或南案首憲援其不合四條之場合者。其一爲取銷如第四十三條之場合者。此兩場合於銷案章另說明。

〔謹案〕第一第二級衙門既終審之案。則不覆審。所以保存下級之終審權也。終審之案。又有請銷之場合。所以防終審案有未合律處。而維持公平之道。不使因職權之既定。人民不得抗告。而審判官可以肆行也。

再審——上審院得受理其請再審之狀。(昭刑事訴訟第五章)或會同再審。(昭刑事訴訟第七十一條)或交付何

衙門再審。(昭民事商事訴訟第三十八條刑事訴訟第七十四條)隨其場合而定。

向上乃略敍屬司法部各階級之職權也。然職權之內。又有權限。就權限上言。則有爲土地管轄權。有爲事物管轄權。另於下期詳叙。

(野史) 雲囊小史

●野史

●雲囊小史 (續)

海丹范廷煜公遺墨

▲虎僂

驩州山地多虎。居人患之。黃昏輒閉戶。所居環以密竹。有某乙。以力自雄。素易虎。挈家林居。日夕常有一虎。環其籬以伺。辰探尾籬中以引物。乙操刀自衛。無彼犯也。既而當然。乙憤甚。竟截其尾。虎咆哮徑去。乙知其必復也。徙其孥。獨守以俟。夜虎復來。繞壘颯颯有聲。乙守之嚴。不得入。黎明乃去。乙疲於捍衛。次日閉戶以寢。夢見一人前曰。起。起。吾僂也。今夜彼呼羣大至。君非敵也。可速遷。乙曰。若不附虎乎。曰。尾之不存。吾將安附。以是德君。故相告耳。乙驚寤。擇居前連抱樹而登。以覘其異。入夜虎果大至。暗數可十餘頭。截尾者亦在焉。呼喊馳躍。聲振林落。乙之家園器皿。蹂躪無一完者。乃屏息樹上。至日三竿。行人厚集。虎乃散。乙竟棄其墅而村居焉。

雲史氏曰。余按博物志云。人被虎食。乃爲僂魂。左右以術虎。嗚呼。身爲虎食。而魂爲虎役也。愚哉。僂或曰。僂愚於役。而晦於酸。虎於是乎易機械而坦檻。否則虎悍而僂智。山居者將無類乎。此僂知幾報德烏在其愚。且晦焉。雄於力者當截尾以救僂焉可也。

(註)晦酸

物類志。僂附虎尾。性喜酸。凡設虎罝。必散梅子或酸物。則僂晦焉虎乃入。

▲姊妹易兒 得之知止太守嚴君士敦

前黎辰永同某甲。家有二女。鄉太史某公。微辰娶其姊妹。則適漁戶焉。連產三男。而太史夫人則嘗苦鄰家瓦窯。且累殤不育。其後姊妹俱有娠。同日而誕。俱男也。夫人遂陰與母謀。互抱而易焉。太史不知。漁夫婦亦殊夢夢。既而太史擢第。十數年官于朝。其子漸長。不好紙筆。策之讀而逃焉。日事汎。

沒。太史聞之。咎以失教。尋致政歸林下。以勸之。夏楚頻加。而冥頑猶昔也。太史嘗陰念我累世詩書之家。不宜有此。雖知苗碩無可奈何。一日太史病。歲旦祀家堂。命之主鬯。公夢見家祠中數輩全綱而裸者上坐。公之先則衣冠庭外以立。弗歛覺而疑婦私於漁者。逼詰之。夫人始述其由以告。公亟就漁舍。見其子三長者皆泗沒而漁。惟少者奇嶷有文士韻質其業則精。呼漁來曰。噫爾卵吾兒吾翼爾子矣。漁夫婦愕然。公告之故。強以復易。漁曰。疇曩設帨。吾夫婦不易。誰與易之。且醉而醉固矣。不有挈而醉者乎。公言則然。不敢承命。公聞于朝。漁概執不移。辰其母已亡。無從質證。朝議不決。其後夫人老不再育。姬妾亦無出者。文派遂泯。而漁之少者拔鬚拾芥。霞起雲蒸。後亦科宦蟬聯。與公家伍。

雲史氏曰。屢殤而易之妹。婦之貪狠甚焉。鬼神所以怒之。遂以泯縉紳之裔。吁可畏哉。夫公之子。主鬯其筭。網而裸者上坐。則漁之少者當璧安知衣冠者不歛格乎。由貪狠婦易其子。卒以易其先。嘻可痛已。

(註) 泗沒

於水中。曰泗。沉行於水中。曰沒。

瓦窯

堅瓠集。鄒光大連生女。招翟永飲。永調云。去歲相招緣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作詩上覆鄒光大。令正原來是瓦窯。

泰西格言

不侵他人之權利而爲己所欲爲者。是謂自由。天然者。自由之根本也。正義者。自由之標準也。法律者。自由之保障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自由之界限也。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革命宣布之詞)

(西細洛)

社會第一要著在脫野蠻之自由。

(亞里士多德)

●辰談

自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二十日

世界之部

▲歐戰消息。——歐戰近日則德軍集注於西戰場。應用攻勢。然法英兩軍之防禦甚力。故敵人亦不能乘勢直進。據各戰電。則謂敵軍近來運動攻擊松末河方面。大戰已入於新幕。然法英軍在^{芒第第}愛北面勒維勒細勒。貝爾拉。未齊愛萊。瑪塞爾加夫。哈美爾。各陣線。勇擋敵軍。又一電云。法軍方面之敵軍。其進路似已被阻。穿瓦斯河流域通巴黎之大路。已經閉塞。現料德軍日下死傷之率甚多。軍力必不能持久。苟欲續攻。則其後備軍因與完整之法軍相對。必有不敷分配之勢。此次大戰。德軍先取攻勢。此後協商系軍隊必乘機會轉守為攻。使疲倦之德軍。必然被陷於危境也。據倫敦電云。大本營對於戰局。並未稍存憂慮。蓋以最危急之階級業已經過。法軍與砲隊現方源源馳至。協商軍之陣地。太半未移動。德軍除^{芒第第}愛外。所得利益頗微。且無有在他處取攻勢之象。大戰之性質。仍為於廣濶陣線密集進攻。敵軍屢在戰線北面進攻者。蓋欲擴張其進行區域耳。敵軍損失仍未稍減。通信員估計。其數約佔全軍百分之五十五。

倫敦每日紀聞載云。法英統一軍權之舉。旦夕將宣布。法國福區將軍。關於此舉。或將得有勢力之任務云。又每日捷聞載稱。英政府有勢力之一部分。力主於國會重行開會。提出人力新議案。內有將軍役年限增至四十五歲至五十歲之間。且施於愛爾蘭。並召集志願軍。

▲屬於西伯利亞方面。——字林報二十日哈爾濱通訊云。西比利亞全境電報交通。今皆由過激黨管理。故海蘭泡(即白拉戈凡斯成斯克)近發生之事。其詳情多為過激黨阻止。不許外傳。惟零落不全之消息。仍陸續洩漏於外。今取各方面所得報告。彙合察之。雖東鱗西爪。然事寔之真相。亦可略見一斑。海蘭泡並非在阿穆爾鐵道幹線所經之地。另有支線相通。其接軌處為

亞歷錫夫斯克。距海蘭泡約五十俄里。地位適中。遂成要鎮。當哥薩克兵佔領海蘭泡時。紅衛隊紛紛出奔。羣集於亞歷錫夫斯克。時過激黨西從赤塔東自哈巴羅夫斯克派兵來援。而以亞歷錫夫斯克爲根據地焉。援兵既至。而附近鄉人亦來附合。估計進窺海蘭泡之衆。不下五千人。哥薩克雖抵禦甚力。且得白衛隊之襄助。頗人數無多。究嫌寡不敵衆。故損失不少。卒乃棄地退走。紅衛隊一入鎮內。即洩忿於軍民。所有大商舖概被掠搶一空。而殷富人家。亦被侵入。見物輒取。著名數商舖。不獨被刦。且被焚燬。今所餘者。僅牆壁而已。俄人之戴潔白布領者。過激黨見之最爲仇恨。而曾受教育之俄民。偏喜戴之。故遇害者。內多曾受教育之人。聞擁有一萬鉅資之富翁二三。爲經營航業與開辦麵粉廠之商人。一爲礦商。皆被殺死。其他生死不明者。尙有多人。過激黨入鎮後。首先開釋哥薩克兵所拘禁之黨人。並佔據各公署。與國家銀行及公共場所。所有行政官吏。市政議員。及銀行職員等。咸挾重要文件珍貴物品。奔入黑龍江中國境內。以避其兇燄焉。前由海參威派出之水兵。其職務專欲沒收泊於黑龍江口岸。過冬之商船者。今竟如願以償。如外人不加干涉。則開凍後。黑龍江之航業。將盡在過激黨掌握中矣。此事尤有一層危險。爲協約國所未可輕視者。即商船裝置武裝。不難裝載過激黨大批兵士。上駛松花江而達哈爾濱是已。如欲阻其上駛。則駐中國重兵於松花江口。並派砲艦數艘巡邏江面。檢查船隻。不使往來於黑龍江各口岸。與哈爾濱間之江輪裝運軍火。斯爲必要之舉矣。海蘭泡日僑顯已喪亡數人。日僑營商之地。原高懸日本國旗。但仍不免於侵掠之禍。過激黨於此全不會重日旗。日政府若加兵於過激黨。誠不患師出無名。海蘭泡今爲過激黨所有。質言之過激黨已爲西比利亞之主人。且有多數軍隊爲之後援。白衛隊若無協約國勁旅之援助。而欲與之相抗。則直不可能之事耳。西比利亞情形。將愈趨愈惡。蓋過激黨以金錢供給農工。農工有此供養。自不願操勞工作。而此項金錢則從中級社會敲索而得者也。滿洲里與赤塔間之火車。今仍未許通行。在記者觀之。西米洛夫之停駛火車。寔非必要。其故則以華兵現駐於滿洲里車站。以東數俄里者。兵力尚足。當能嚴查東行之火車。遇有軍械。即沒收之也。

◎ 亞東之部

★ 日本辰事

▲屬於內閣之改造與出兵問題。——據前月十九日東京通信所載。則日來因日本對俄對華之外交關係。愈臻錯雜。彼邦貴族院。各政黨。實業界各方面。莫不仰望舉國一致內閣之出現。三浦將軍以近來外交關係重大。苟不統一國論。刷新人心。於國家對外前途頗多不利。故有主張舉國一致內閣之說。政黨方面於內閣問題亦多運動。茲綜合各報最近之消息錄後。

寺內首相日來政躬違和。其夫人亦羅重病。且對於內外政務不能收其預期之成果。因此頗懷耄期倦勤之感。故於議會閉會之後。或將辭職。亦未可知。至於後繼內閣問題如何。各方面意見紛紜。未見一致。就中由西園寺侯組織舉國一致之內閣說。頗受多數之贊同。憲政會。國民黨及貴族院亦有希望山縣公出山者。然西園寺興山縣。未必容易蹶起。由是又有內閣改造之運動。元老院及官僚系者殊乏適當之人。故頗有抱內閣改造之希望者。所謂內閣改造。即寺內內閣先行總辭職。其後再由寺內伯履行組織後繼內閣之形式。此新內閣之組織。網羅貴族院中之有力者。並設置無任所大臣。以圖舉國一致之寔。此乃主張改造內閣者之希望也。

內閣將來果更迭抑改造。目前尚未易推測。然默察日本最近之政情。並觀各界之輿論。則於議會閉會之後。政界上恐有多少變動。今變動之端緒已稍流露矣。而考其變動之原因。由於外交關係之複雜。故日本政局不變動則已。否則日本之對外方針。或亦隨之而變動也。

英法意三國駐京大使。囑託日政府保護聯合國在西比利亞之利益。是日本之出兵已得列國之同意。均然可見。惟美國之意向尚未明白表示。英國首相爲日本出兵問題會往訪美國駐英公使。而美國政府迄未向聯合諸國聲明一致。故日本之出兵問題雖逐漸展開其局面。而外交上仍不免稍有猶豫。據此間消息。日本尙須將西比利亞情形及俄國政況調查明白。而後實行出兵。其對外之慎重於此可見。然日本之出兵必抱有一種希望。定有一種目的關於己國之利益如何。當然不能不審慎攷慮也。

紐約日報載道出巴黎之日本某大員談片。據稱日本之出兵有兩層任務。一爲保全海參崴與西比利亞。其次爲保衛俄國抵禦德國之侵略。日本決不與俄對抗。惟將代俄國忠守俄羅斯主義之部分。抗拒德國。海參崴所存大批糧食軍火。均可有用於日本。其大部分爲日本所運去者。日本可收回之。且於此節可保證協約國之利益。紐約日報代表詢問日本能否騰出大軍及源源接濟槍砲軍火。該員答曰。法國能維持軍火之製造。戰地之軍隊。日本何獨不然。代表又向日本之出兵。於協約國有何利益。曰余已言之矣。日本力能保全海參崴。然後擬查明俄人之願加入日軍而抗德者共有若干。代表又問曰。日本能派大軍入俄以與德人戰乎。答曰。日本確不能派兵深入至莫斯科直接與德人戰。蓋有軍事經濟種種特別理由。使此舉出乎實際。戰爭範圍之外相隔既遙。而日本非志在取俄。蓋日本主義在保全願加入吾人之抗拒德國之俄國部分。易言之即援救願仍爲俄人及願仍爲日本與其協約國之同志之俄人耳。

▲ 日本之外交——日本外務大臣本野氏於二十七日在議會演說外交問題曰。余義日於本議會初次開會時演說外交方針之際。會經言及俄國之狀勢。其後形勢一變。至於今日。遂至見俄德單獨媾和之成立。波羅的海沿岸諸州及波蘭皆已屈服德國政府。就於此等事態。業已深加考慮。俄國國民將取何種政體。固非帝國政府之所聞知。惟俄國將爲德國勢力所擁抱。不能付諸等閑。

(辰談) 亞東之部

二百廿二

今者德國勢力且將入侵西伯利亞。對於此種事態。帝國可不待言。即聯合諸國。亦無不大加注意。出兵問題。亦因此而起。雖然。其中亦不無夾雜訛傳。余於此深覺不可不將帝國政府之地位。明白解釋一番。第一。帝國政府從未曾向何國為自請出兵之發案或提議。亦未曾受列國勸出兵之協同之提議。至對於西伯利亞之現狀。固時時深切注意。苟事勢而使帝國之安固瀕於危險。或使接近之國陷於同樣之地位時。則必出於自衛之策以相對付。固不待言。然帝國不獨毫無以俄國為敵之意。且因德國在歐俄方面所施之侵略政策。為帝國政府之所不取。故對於俄國人民抱深切憐憫之情。而甚哀之。并欲與之保持和衷親睦之關係也。且信聯合與國之對於俄國國民。亦必如此。總之出兵問題為重大事件。即或萬一須決行之。政府必預先加以慎重之考慮。而後斷行云云。

● 中國辰事

中國現日內部之紛擾者。由於國中之黨爭所致。而顯然各擁其勢力以相對峙者。厥有兩黨。即為北方之北洋黨。與南方之國民黨是也。嗣來政局分裂。干戈相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幾若此兩黨各築長城。以為中國南北之限。蜀道風塵。洞庭波浪。珠江劍鋒。全由黨禍所演成。而國家命運。不知伊于胡底。時人方從旁望中國之軍人派政客派。能握手相見。以造國家和平之局。不謂此黨之對彼黨。未能融和一致。而於一黨之中。時亦有分支派以相掣制。如今日之中國內事也。北洋黨有兩派。一為直隸派。現仁之總統馮國璋主之一為安徽派。「皖派」前內閣總理段祺瑞主之。直派之健將者。為長江三督軍。皖派之健將者。即為北方各省督軍是也。自馮氏入京。代理總統。繼因蘇督李純等聯電反對內閣。而段總理辭職。段系受此一番打擊。必不能甘心於長江之各督軍。繼因西南

軍隊。進逼岳州。川中亦屢告警。皖派於天津會議。決欲積極進行。以武力壓迫南方各省。然因有長江三督。李純王占元張光遠立乎中間。坦白調停之責。使彼方張之弩。不得一發。以逞其志。且加以馮總統之夷猶態度。於是彼等對於長江各督之恶感。又轉而移於馮氏。馮氏欲爲彌縫之計。於是乃出京南下。聯絡各督感情。欲一致對付南方。以維持北方各督之心。乃不謂歸京後。派出南征之軍隊。未能指揮如意。而加以馮玉祥之反戈。南方之著著進步。時局糾紛。無可挽救。王總理因此辭職。以錢能訓代理。段系又愈逼愈緊。使馮氏不堪其狼狽。繼之奉天督軍派兵入關。扣留北京購買三款。一爲重組內閣。二爲力與南方作戰。三爲罷黜長江三督。觀此則張氏之出此者。其意蓋爲恢復段內閣起見也。馮氏因此遂拍電全國。緊請辭職。然大要皖派今日之目的。特不過使馮屈伏於自己之政策下。非有倒馮而以他代之之意。故辭職之電雖下。而亦不能成爲事實。現時則段祺瑞已再上臺。實行責任內閣之制。從前之帝制犯。如梁士詒等。亦已得特赦。想不日復於政治場中活躍。又據華報所載。則從前主和派之蘇督李純。或再轉而親段。亦未可知也。南軍方面。則現日頗形失敗。長沙已落於北軍之手。北京政府日下之主戰派。占有勢力。或因此而以積極手段對付南方。亦可爲民黨一危矣。

▲ 中日秘密外交之西訊

京津泰晤士報三月二十九日北京通信云。段總理接得駐日章公使之來電。後即於昨日往見總統。磋商中日兩國在滿洲及西比利亞一致行動之事。皆以事應由北京辦理。故決命參戰之靳雲鵬就商於日使。靳將會同外交部行事。據某華人言所議條款。(二)

(辰談) 亞東之部

一百廿四

中國願取一致行動以保遠東之和平。惟以不干涉中國之領土及獨立。並不破壞其與他國所訂之約爲限。(二)遠東兩字明白解釋。滿洲兩字亦然。至於期限等亦須規定。(三)中國既乏軍費。至必要時。日本應予以金錢上之協助。茲兩國於所議各事已得要領。惟新將軍與日使館之齊籜中將所討論者。不知是否純屬軍事問題。抑曾協同外交部討論外交問題。滿洲問題列入討論之中。頗惹起人之疑竇云。

▲ 國內之部

◎ 皇上北巡

皇上此次北巡由陸地命駕。所經過之各省。則廣治廣平河靜。又安清化寧平南定河南。然後抵河內。聞途次於又安清化各行在。都有設朝。而在清化則尙逗留兩三日。蓋由清省乃本朝發祥之地也。啓定三年三月十六日申刻〔西曆一千九百十八年四月一十六日十七點九分〕帝北巡至河內。以全權府爲行在。駐蹕北圻十日。臨幸河內各地及山西諒山海防南定各省。至三月二十六日。帝返駕回京。茲期出版屆期。不能詳述。俟次期另詳述云。

● 司法院掌理提刑詞黎之謝世。

東洋司法院首憲提刑詞黎公不幸於西曆四月十八日午刻謝世。誠使我東洋政府失了一個法律名家矣。公今年四十七歲。以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出仕。一千九百零五年當東洋掌理座助辦之職。一千九百零九年爲副掌理。一千九百十五年因暹羅國欲聘一法律顧問官。以刊定伊國之新律。東洋政府選公充其任。公抵暹能爲伊國修正新律。以文明新法授之伊國。其爲人羣公理之前

導公寔有功焉。至去年因我東洋司法掌理眉蓮公西歸。以公代理。公長我法部。經一年矣。北圻新律之施行。公寔竭力贊成之。記者尙憶於去年京中宣律辰。公與全權大臣抵京。鄙人得於欽使府中謁公。公談及民律一層。公曰。法律之改革非易事。而於民律之改革。又尤爲不易。何也。民律必曾爲公譯出。對於修律委員會之咨文。及對於奉行新律初級審判官之訓詞。其公之嘉言法語。尙彰彰然爲我國律學歷史上之紀念物。我國當今日法律改良之辰代。得如公者爲我國開律海之先河。揭公理之表幟。我人所望於公者。豈鮮云乎哉。乃不意公丁此壯年。已辭塵世而遊天國。公生平天性敏銳倜儻。而有高尚之慨。於千九百十六年十月五日。公曾立一遺囑。謂死後不受挽吊詞。故於四月二十日早七點送葬。全不讀挽詞。全權大憲並法院正案官郎姑公代居喪主之位。統使大憲全權管理官。及西南官執拂送行不少。噫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倏忽羽化。令人有所思兮。

◎ 宣光省耕農實行場開講日演說

(宣光按察使阮文彬撰)

耕農場諸生。茲_忝抒忻悅心而至此。可無一辭以慶祝新耕農場開講。凡百手藝均爲有用。而農藝尤較切要。漢詔云。農者天下之大本。信然。商賈必視年穀豐而後盛利。工藝亦視年穀豐而後發達。以此知農爲百藝之本。我民系神農之裔。我國專農田之業。流傳已四千餘載。遞年穀米兌售。爲出港之大尊。足爲勤農之國之一確證。宜農藝之精通而進化已久矣。乃察之畎畝之間。猶然株守。凡歐西冀田化土之法。一無所知。而未耜耰耬。皆因習數千年相傳之古器。又何怪農業之不

蒸蒸日上哉。自有貴保護先於河城立耕農。所以考樹藝察土性。至若設場以講農學則未也。今幸有沙露全權大憲與我。皇上同心協力。將全副熱誠以開化。去年立高等學堂於河內。高等農學亦與專門諸科一齊開講。今年又於宣光省設耕農寔行場。選北圻學生十五人入學。使他日助高等學生親操樹藝諸事。此設場地。昔日樹木陰森。茅草叢雜。徒然一荒莽之區。貴保護曾費幾多財力。以創造耕農所。客冬宣光使憲提哥臨懸大人爲政府代表。設會同座。察買附近耕農所之地。以增廣之。又有監督耕農所。陂登主翁相視造場地。且專管耕農事。今日諸生始得至此學習。一切學廳與飲食睡息諸房燦然整備。諸生試觀此場。立於山阜之上。下有盧江。宛轉繁流。對岸則有諸公所及庸舍市廛。人烟繁會。誠一大省蒞。爲上游諸轄最。且有林泉之趣。場之左則森山聳翠。山下有長陀鉛礦。中游人就此開礦。可數千計。盧江右岸又有炭礦。諸轄民夫就雇役甚衆。環場四外則有諸屯田。開墾栽植。盛達之光景可掬。登斯場而聘目。何等清趣。宛一畫本天然。諸生生長中游。今覩此好景。應覺清雅稱懷。

今日開講之日。忝職來此敬探新場。敬探監督耕農主翁與教員及諸生。切爲歡迎而心賀。一則賀吾國今日有耕農寔行場。二則賀宣光省今日有此耕農場。將來吾國農業必盛達倍勝於前。他日農業振起。擅榮譽於亞東。是所望於今日場中諸少年士子。此後進化之程度踴躍如何。則愈頂戴我皇上與沙露全權大憲熱心開化。建此今日之耕農寔行場。且深感宣光省提哥臨懸使憲與監督耕農所。陂登主翁均有一臂贊立此學場。請頂祝。大法保護萬歲。我大南皇帝陛下萬歲。東洋全權沙露大憲長壽。

御製詩賜南風報館

纔鼓南風甫半週 絃聲洋溢一方球
帶將霜露培新美 吹散雲霾破舊愁
扶鼎以絲名在漢 獲麟著筆義猶周
青山綠水風徐遍 不僅頑夫與薄夫

啓定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內閣恭錄
行在機密轉錄